南溪禮說 二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一

居家雜儀 附署押

問居家雜儀此篇似在通禮上未知如何謹按此篇温公先生事父母於朔望生時有拜禮死則有祭禮此事生事死一也今人則不然生時全廢拜禮死後只得祭禮此事生不及於事死也依古禮行之如何 成文憲己酉

答凡人居家奉先為大事親次之然則家禮次序無可疑至於朔望拜禮若以修身率禮能見聽於父母則行之甚好

問唱喏安置萬福何謂唱喏何謂安置何謂萬福

必是日用常談而今世罕聞敢此質問 金克成 癸酉

答安置者蓋願平安也萬福者蓋願萬福也唱喏者道安置萬福之時引氣之聲也乃中國恒用之語

問定省時拜揖之禮當何爲師生間叅謁禮節亦當何爲耶寢所侍側者有以異乎 同人

答定省時拜揖之節此間諸生亦欲講聞而終不能得蓋事親之禮莫備於內則而無其節故也朱子嘗論朝夕哭無拜曰常侍者無拜禮子必俟父母起然後拜此亦可見矣大抵經傳皆無父子君臣師生朝夕進見之節父子朔望出入之拜始見家禮君臣之禮亦非謝恩陳賀出入之時則雖經筵進見無別儀耳師生之禮始

見栗谷院䂓似可據此而行也

問此假說止從宜此註與祠堂章所謂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倣此者有所矛盾何邪臨時從宜要解曰詳見下冠降席條今考降席條所引士儀之說以席之所向而言此臨時從宜云者以堂之所面而言恐不可以此而合彼也如何如何鄭尚樸癸酉

答祠堂章是朱子所述居家雜儀是溫公所行不宜合看然既以前為南以後為北則恐無不同也堂之所面既定則席之所向可據而行也

問外甥之稱家禮雜儀則指為甥姪喪禮備要則

指爲女婿當何適從大抵舅甥之稱自昔雖多互說至於外舅外甥之稱似不可相混也禮妻父曰外舅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云司馬公曰受女婿及外甥拜云而未見母之兄弟稱外舅之文則今當指妻父爲外舅而自稱曰甥指母之兄弟爲舅而自稱曰外甥備要圖中所云未知本於何書願聞其詳 崔是翁壬申

答曰妻之父母曰婚者以婦翁及女婿言曰舅曰甥者以母之兄弟及甥姪言皆儀禮喪服篇文也曰母之昆弟爲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皆以正舅甥而言曰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註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然則亦宜呼婿為甥以妻親舅甥而言乃爾雅親屬篇文也今入儀禮經傳通解亦可曰禮經而非本禮經也此外舅甥之稱甚多有難盡行乎時俗例多以聘父聘母稱妻父母殊無經據故疑禮問解因問者之意以曰舅曰甥為可今欲以溫公一時之言分外甥而稱於母之兄弟恐反淆亂不如妻父母之稱姑從問解而舅甥之稱直從喪服經文猶為有據盖自稱雖同而舅與外舅之稱不同無所嫌也如何如何

問上壽於家長上壽只言家長不及文尊長與四時祭餕條內外交相獻壽之義不同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上壽主家長餕主祭畢子孫內外相慶其義不同

問內外僕妾云者男僕女僕及主人之妾耶 成文憲 己酉

答古者家婢通謂之妾

問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於父於師亦然乎以事長賤事貴亦如何 金克成 癸酉

答君祭先飯之禮未知其必行於父師蓋具饌而進於父母舅姑時固當致誠但未如國家爲君設官備物各有所司者也如何如何禮之於父有嘗藥而不言嘗食其或有間而然耶至若君祭而已不祭一款雖於座中長者尚然況父師之際乎

問不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者世多其人是以不逮事而又名其祖耶 李彥純戊辰
答禮有古今異宜處如此者今人固難輕犯但不可以亦諱為疑也

問大夫之所有公諱註云諱其先君者謂先王耶然則公朝之會不敢諱私親耶 同人
答此則以公私為輕重恐亦不可疑

問臨文不諱於義理亦如何 同人
答與上不諱王父母條同

問骨肉考證曰言相親附猶骨之於肉也妄意親屬共本祖先同一筋骨血肉故謂之骨肉耶非但

親附之義而已 鄭尚樸癸酉

答曾亦如此說以無古訓而止當更參考

答宋尤齋 時烈 書 甲辰

外族中國待之之道甚疏我　國則不然雖不敢制服而限八寸每以兄弟親愛已甚聞者此已推之太遠至於八寸兄弟之子於其父之兄弟宜不得以親屬為名而只當以長者嚴事但其父則自稱兄弟而其子便將路人視之亦似不可若以戚丈每彼以戚末自居無所背否

答宋尤齋書 丙午

蒙諭朱子稱程允夫之父為叔父與禮所謂同姓諸父

稱伯叔之義似有逕庭恐不可為法此或從俗而然耶

答尹子仁 拯 書 庚申

署押之說嘗所未曉綱目曰陳蕃不肯平署韓文曰平立睨丞曰當署小學曰重易押字朱子大全范文正家書曰叔父押語錄解曰答押此二者之辨也今俗以其名字省變本畫而用於書緘曰着名別以他字更加省變而用於牌尾者曰手例經國大典啓本式註曰只見在官員書銜署名又曰悉書見設員位名押不必并署其下啓目則只用署平關則只用押牒呈則並用署押準此始知署者今俗着名之謂押者今俗手例之謂也然小學註曰重易押字謂去舊署而改之然則以署釋

押更無分別又大全社倉事目大保長下亦用押狀此乃我 國牒呈之類而只以押行之左似可疑未知中朝元無著名押之辨耶抑押是著名荅押是手例而署則通釋者耶幸須剖示

冠禮

問二十而冠十五而笄二段陽數奇陰數偶故嫁娶之時皆以此為節而冠笄則男用偶數女用奇數者何耶 沈世熙庚戌

答冠儀註陳氏曰男者陽類二十而冠以陰成乎陽女者陰類十五而笄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問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云云則身雖有期而可以冠耶昏禮則有身字抑有輕重於其間而然耶 吳遂昌乙卯

答上下文勢不無異同此間與諸丈相議以互看爲定然則冠昏兩皆不行矣

問冠禮冠章必父止行之此所謂父要觧以父爲主人者言之與昏禮所謂主昏者相通而不能無疑者有二若以父爲主人者言之則只當言父而不宜並言母一也主人告于祠堂註曰主人謂冠者之祖父祖父二字與此父母所稱不同二也妄意冠禮則既言父母下註又言宗子之有故昏禮

則只言主昏更不言父母之有故蓋冠禮則父母及主人皆緦故然後可行昏禮則父母雖有故主昏者無故可以行之其故何邪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故比昏禮尤致其謹也如何如何 鄭尚樸癸酉

答所論與鄙見不啻矛盾俟更參究之

問若冠者是宗子之三從弟則只告於高祖乎同告宗子之曾祖祖父乎冠者之曾祖祖父又若異廟則亦各其宗子告之耶且告時冠者不參耶 柳貴三庚午

答似當只告於冠者所自出之主而異廟者不必並告

行禮後因其宗子而謁之而已告時冠者亦不然

問凡有冠其子者主者及告禮當依朱文公家禮行之而若自爲繼曾祖祖以下之宗者於其祠堂亦當有告而只冠畢後自見云爾者如何爲其尊在大宗不敢行告禮而然耶昏禮亦有然者矣金相殷壬申

答雖繼曾祖以下之宗前期三日告祠堂時當用告高祖祠堂之禮雖高祖祠堂若不行冠禮於其祠則冠後見祠堂當如見曾祖祠堂之禮其告辭云云則同盖所謂父母無期以上喪者實指宗子而言必如此然後方可行禮故或行於高祖廟或行於曾祖廟無定所也

問主人告于祠堂此祝文曰某之某親之子以冠者見于祠堂告辭則曰某親某之子盖其親上某宗子之名某親下某族人之名或稱宗子之名而不稱族人之名或稱族人之名而不稱宗子之名此下戒賓之辭及昏禮婿家告祠堂則與主人告于祠堂同稱宿賓之辭及昏禮女家告祠堂則與冠者見于祠堂同稱規例有所不一者何耶鄭尙樸

答宿賓事已迫以冠者見見其身女家告祠不稱女名此三者義當名其父餘則可以親屬行第通稱而無所妨故恐諸祝辭皆由於此矣如何如何至於稱宗子名爲始告之例稱又何疑耶

問使介子某此則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之辭而若繼高祖之宗子有故命其次宗子者則其祝辭亦當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而曰使介子某邪抑雖非繼高祖者既是次宗則將用宗子之例耶 同人

答命其次宗子者繼高之宗有故使繼曾之宗行禮於曾祖廟也若其父自主者繼高之宗有故使冠者之父代告於高祖廟而行禮也二項各不同繼曾之宗自告其祖廟安有介子某之稱耶

問祝辭將書板以告耶 李行泰丙寅

答據禮賓既手執冠笄只當口誦三加之辭而祝之不

必用板

問上某人云云者以今人簡了言之則當何以書之耶上某字疑主人之名也下某字則似不當書賓之名矣不曰某官而曰某人者何也戒賓時請書則無某上某人之語前後之不同者抑何意耶

吳遂昌乙卯

答上某主人之名下某人即某官或某稱之謂戒賓面請爲主書爲次此所以始具書式於下文也以儀節授之亦然

問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設洗必以堂深爲度何也榮者屋翼也翼之制如何且賓所盥不設

於西階而設於東何也東爲吉方故耶 柳貫三庚午

答榮翼是一體而異名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皆指屋之前面東西兩頭而言也以堂深者欲適堂之淺深以爲度亦便於事也設洗於東鄕飮酒義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問截其北爲室士無西房則西北爲室而與無西字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以截其北爲主雖無西字恐亦可通也

問主人阼階下下文既言升堂行禮則序立亦當在於堂上而今以階下者與序立非爲行禮特以

迎賓而設故迎賓以後則不復言階下位耶 同人
答以迎賓故也
問僮僕云者童子及奴輩歟說文未冠者本作僮
云云僮即童子耶 吳遂昌乙卯
答古文僕隷稱童稚幼稱僮今換用之久矣當以僕隷
看
問四䙆衫皀衫襴衫等制不見於家禮不知載在
何書而其制亦如何耶 羅斗甲乙丑
答四䙆衫儀節云䙆衣裾分也即今四䙆衫皀衫考證
云猶言黑衫宋時士大夫之常服也襴衫韻會云衣與
裳連曰襴疑禮問解又云以藍絹為衣以青黑絹廣四

五寸飾領緣袖端及裔亦準此其制之大槩可知矣

問主人出門再拜賓答拜此答拜當在於主人拜畢之後耶 李行泰丙寅

答主人先再拜畢客始答再拜凡禮拜皆然

問儐者筵于止西面上文厥明夙興陳冠服註既曰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云而於此又使儐者設筵何也且上文則曰布席于阼階上此則曰筵于東序前後處所不同者亦何也 鄭尚楪癸酉

答上言布席阼階上者云云統言長子衆子之異下筵于東序者正布長子之席元非疊文阼階上東序亦無

異位也

問賔至註必北面西面指賔者立與耶所設筵次耶後章云冠者即席西面跪以此推之則似謂筵次也 成文憲己酉

答來示然矣

問冠禮章賔至主人迎入升堂註將冠者出房南面則主人迎賔之時將冠者既出房而下文賔揖將冠者就席註賔揖將冠者出房向也 金相嚴壬申

答出房二字恐衍然諺觧以賔揖將冠者出房之人爲說

問賔揖將冠者即席也只揖而不言即席耶 李行癸

荅有揖無辭

問冠者即席西向跪賛者即席如其向跪則賛者當跪於冠者之左耶 同人 丙戌

荅如其向者贊在冠者之背後

問賓乃降諸盥所時主人亦降立何所而賓盥畢主人揖升也賓至階下後乃揖耶 同人

荅主人降當阼階下俟賓還至西階乃一揖一讓

問賓詣冠者前也冠者猶跪而不之立耶 同人

荅賓詣冠者時冠者猶不興竢賓復位賛卒事乃興

問賓祝畢賛者以巾跪進而初無受巾之文雖無此語可據而行耶賛者只以巾跪進冠笄亦在其

中耶 同人

答初加時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只受冠笄詰冠者前設既祝畢贊者復以巾跪進之蓋冠與巾是二物不可一手並執故也故如此等節目詳在本文

問冠笄巾乃是三物而一時俱加未詳其義如何 同人

答雖是三物笄本簪在冠中為一物巾又一物也冠是緇布冠乃古制巾是幅巾乃後來深衣之冠既著深衣則不可不用幅巾理勢然也

問韋帶者以皮為帶歟標題云即唐九環帶未知九環帶者亦何如也 吳遂昌乙卯

答其初以韋為之九環帶如今品帶所謂環者似亦帶上之犀金圖物即俗稱帶錢之類

問士相見禮始加止三加冠禮必至於三其意何取凡禮多以三為度未知其義天道以三月變化故禮亦以三為節耶此世熙庚戌

答冠禮三加有緇布皮弁爵弁所謂三加彌尊者也凡禮以三為度者恐或天地人三才之道也

問初加再加三加祝時冠者無南面之語賓亦無北向之語而以圖觀之則似當各為南北相向矣未知如何至於醮時始為南北相向歟此以長子冠禮言之故只東西相向而不言南北相向歟衆

子則當別加南北相向之語耶 吳遂昌乙卯

荅冠禮位次主長子故也衆子則只於陳冠服曰少西南向而已

問冠禮儀三加用儀節幞頭代儒巾註曰禮無攝盛之制云云愚意恐不然也士冠云者士之冠子之禮士非無職之稱乃天子之元士以至公侯之下士皆是也士之子無官而三加用爵弁是上士之最尊服雖與昏禮用大夫之服有間其攝盛之義則同家禮三加旣用幞頭公服五禮儀亦同愚意昏則用二品命服冠則用七品公服爲宜七品公服即青衫烏角帶也 國朝祭祀六品以上祭

三代盖以七品以下為士故也士昏禮疏云以攝
言之士之子冠與父同則昏亦同此亦一據也盖
家禮大文非不得已處則不可違況古禮邦制皆
許用公服則有何未定之理乎如無幞頭公服則
用紗帽角帶亦可矣妄見及此敢此並禀 崔錫鼎 壬戌
答冠禮依家禮用幞頭非不幷然有據蒙丘瓊山儀節
金沙溪問解皆言今制非有官者不可用公服乃以儒
巾代之則恐亦難以違此而直從儀禮之義家禮之文
也盖禮家所重以時為大程朱既不能盡復周禮退禀
亦不能盡復宋禮惟其未嘗見禁於時制俗例之大體
而在士夫自以因循不得行者方可商量而追復耳答

能却顧深思通於此義則向前許多罣碍不待講質而自當大半休歇矣如淸明中元之不用家禮上元重三之兼取國俗皆此類也如何如何

問士冠禮有三加之禮讀書記已盡而苐緇冠皮弁爵弁各有其義歟 高益謙丙

答緇冠皮弁爵弁以爲三加之制者盖皆先輕而後重也

問幞頭之制未詳如今擧子及苐時所著者耶 羅斗[illegible]乙丑

答幞頭之制詳見朱子大全民臣禮議然恐與今及苐時所著不能盡同也

問三加祝曰兄弟俱在云云若無兄弟則用此句如何雖只有女兄弟亦可稱兄弟耶 李德明 癸酉

答雖無親兄弟禮同高祖皆為兄弟則語似無妨耳

問三加曰兄弟俱在若無兄弟之人則此一句在所當略而家禮亦不言變通之道何以為之耶且三祝辭亦有重輕淺深之可言者乎 任元耆 癸丑

答兄弟自親昆弟至族昆弟緦服之內皆可言兄弟也三加祝辭明有由淺入深底意

問贊者徹帽再加則無贊者徹冠巾之文而至三加始曰徹帽者何耶 鄭尚樸 癸酉

答再加祝畢贊者徹巾冠儀節始有之恐是闕文

問徹櫛櫛是初加所用則初加後即當徹之而至三加始徹者何耶 同人

答豈以畢事後並徹設耶

問儐者改席正少西古禮醮於客位而此則設席于堂中間少西所謂少西者即客位耶 同人

答似然

問壽考不忘士冠註不忘長有令名此是名揚于世使人不忘之意耶 同人

答然

問賓贊有差上文並言賓及儐贊而此則只言賓贊不言儐者何耶士冠禮曰贊者皆與註贊謂主

人之贄者然則贄字兼賓主之贄而並言之耶 同人

答恐然

問席末指席北而言耶 李行叅丙寅

答席末席西頭

問乃醮小註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醴之所以重於酒而私家之不得有何也 同人

答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所謂醴齊者乃醴也意者後世公家吉凶之禮多用古制故獨存其物私家多用今制故只用酒耳輕重之別似亦以古今而異矣

問賓字伯某父仲叔季其曰伯仲等字言行第其曰某字言所字之字其曰父者通用而父字之義未詳 戒夫憲己酉

答父通作甫士冠禮註甫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家甫所謂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者如孔子去尼甫而只稱孔仲為尤尊也

問賓字冠者曰伯某父者謂告其祝辭訖又擧其字以告之耶 柳貴三庚午

答來說得之

問冠者之對亦書而告耶 李行泰丙寅

答冠者對辭亦不書

問父母堂中南面士冠禮見於母母拜之註不見父者蓋冠畢則已見可知故不言云而此則並擧父母者何耶 鄭尙樸癸酉

答古今沿革不同而然也

問幣帛貧不能辦將何物而酧之耶 李行秦丙寅

答幣不必帛今俗用紙墨之屬似亦可矣

問兩爵禮成要鮮謂奠而不擧者何耶 柳貴二庚午

答擧謂擧飮也

問禮賓註司馬氏曰尊之也尊賓云否 成文憲己酉

答尊贊者以為介

問冠儀曰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讀記曰禮冠而

奠摯於君古者有冠而奠摯之禮耶士庶人亦同
否 沈世熙庚戌

答玄冠玄端奠摯於君士冠禮文也庶人未詳

答尹子仁 拯書

所詢冠昏互疑更詳之別無他說今俗以主昏爲主而
不計父母居憂與否云云 詳見昏禮條

答宋尤齋 時烈書

必父母無朞以上喪昏禮云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
與此不同云云 詳見昏禮條

賓揖將冠者立于席左乃席之北則冠者將南向立
於房外而向席否

應答拜者温公云諸父及兄倣此則似皆不拜也然則所謂應答拜者指誰而言乎或以嫂當之恐太單

答尹子仁書

冠禮應答拜者此未知指何人曹芝山考證以嫂當之左齋云同堂兄弟豈無相敵者愚以爲不然冠者之弟則本不在東序之列兄雖在座附註温公說毋爲之起立下諸父及兄倣此然則恐無答拜之義

答李壽翁世龜書戊辰

云冠禮據禮經及先儒說皆可因喪而行之惟國恤卒哭後無大段節目之可因恐不如依昏禮且冠者借吉而行之方爲有据尋常意見如此曾答明齋所詢亦用

其說矣但於國制賢訓未見及之者是爲欠歉然其義殊非可疑者耳如何如何

笄

問二十而冠十五而笄云云 沈世熙

答云云 詳見冠禮條

問十有五年而笄陳氏曰婦人不冠以簪固髮吉而已昏禮註整冠斂帨然則女子十五只用簪固髻至二十而嫁則乃有冠否 朴尚惇乙卯

答禮婦人無冠今之有冠自秦漢以後始

問笄女而無告見祠堂之禮何耶 柳貴二庚午

答家禮於婦人禮一邊每加簡略理勢然也然笄亦成

人之道而全無所告未詳其義

問母為主不以宗子婦為主何也 成文憲己酉

答婦人之笄緣於許嫁雖未許嫁禮殺於冠子無告祠堂一節故不用宗婦為主

問笄章卑幼則以屬要解引韻會屬親眷也恐從然伊川主式書屬稱本註屬謂高曾祖考此屬字亦當以此例看於己之卑幼者則以其屬言之如祖姑姑姊之類也如何如何 鄭尚樸壬申

答言親眷則已舉之矣

問婦事舅姑止笄總上註曰縱韜髮作髻總束髮飾髻此皆男子首飾也男女必異飾而然耶 沈世

熙 庚戌

答中國之俗婦人爲髻與男子同其飾恐不必異也

昏禮 議昏 納采 納幣 親迎 婦見舅姑 廟見 壻見婦之父母

問男女嫁娶之節 成文憲 庚子

答凡嫁娶之節男子自十六至三十女子自十四至二十禮書具在三十二十特言其大數耳雖古人豈必以此爲限然則今世自當斟酌行禮先後之碍非所慮也

問以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謂順天地之理者何耶 鄭尚樸 壬申

答陽壯陰幼之理

問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 成文憲 己酉

答須與尤翁商論此段略如賢意續檢朱子答李繼善書云若叔父主昏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以此爲疑便質子仁時未得報矣

問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云云凡主昏者必指宗子而言也父母雖有期以上喪而亦不害於昏義耶 吳遂昌乙卯

答父母有期以上喪如醮子受饋之禮將不得行豈非有害耶

問期以上喪則並言身及主昏而大功未葬則只言主昏而不及身者何耶 鄭尚樸壬申

答就其中以主昏爲重故也

問昏禮條曰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按冠禮則特言父母無期喪可行而此則不言父母只言身及主昏者何也或不無微意而然耶且註曰大功未葬者不可主昏主昏亦不可則壻於大功親未葬之前不可成昏也明矣又何只稱不可主昏而不言壻身之不可成昏耶 尹義明 癸酉

答要解中冠昏兩條已詳言之但無古經之可作明證者容俟更詳也

問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云云大功未葬之前主昏則雖不可而娶妻則無害於義耶 吳遂昌 乙卯

答恐與主昏無異

問宗子有故則當命次宗子主之而次宗子又或有故則將以宗子之長子主之否抑以門長主之否 李世璞癸亥

答似當用門長

問曲禮曰男女必有行媒註名男女之名也然則古者未納采之前相知名耶 李向丁未

答恐當然也

問主人童其父具書此曰具書告祠堂書子告宗子書乎 成文憲己酉

答具昏書

問宗子既已主昏則宗子當爲具書而其父具書

者何耶女家復書則宗子之爲主人者爲之而婿
家則不詳其故 鄭尙樸壬申
答如祠堂班祔父母在則具饌而祭于宗家其父具書
亦其例也雖女家若是族人之女則安知其父之不爲
具書蓋當蒙上文故耳
問奉以告祠堂言奉上文具書而告之云耶只當
告以納采之意而奉具書告之者何義 同人
答爲其擧禮之實也
問奉以告祠堂納采之書辭意如何告時置書於
何處且其書開而展之耶 柳貴三庚午
答納采啓書程朱用啓見本集儀節別爲書式見本書

所置之處儀節置香案上開口展則未聞

問與繼高祖之宗子及次宗子皆異居而其家有祖禰之廟則告辭當只行於祖禰之廟耶抑將遍告耶雖當遍告若宗家遼遠則將何以為之耶 李世樸 癸亥

答行禮時只當告祖禰之廟既行之拜謁告祀略如冠禮恐或得之

問支子無廟而以最長房奉高祖神主則冠昏之時可以告辭而亦宗子主之耶新婦之來也亦可朝見耶 李時春 庚申

答冠昏等節當依本法告于高曾諸廟若最長房所奉

之主恐無宗子更主其事之禮矣

問日月以告君註云云必以期告君何義士庶人亦告否 李河丁未

答考周禮媒氏亦無日月告君之文惟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者必告以此觀之此或擧重而言

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必當主東客西則主人拜使者當西面而此曰北面再拜云則可知非拜使者乃拜壻家之命而要辭引士昏註曰奉使不敢當盛禮有若爲使者拜而使者謙不受之者然未詳下納幣主人再拜使者避之考證曰拜命故避

之此說恐得之

答考士昏禮此乃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之文也當刪此而代用儀節此拜乃謝書非拜使者

問云云 沈世熙乙巳

答所謂納采納幣同日行之者恐是指納采之書納幣之幣同入一函者耳若各具一書則似非同行之謂納吉之語似非當用之文

問以宗子主昏而卑且幼昏者尊而長則其昏書措語可無所嫌耶 李時壽庚申

答宗子有收族之義古所謂有君道者此也似不可以尊卑長幼論當隨其屬而稱之但如眷愚之語在所斟

量耳

問昏書式謂忝親尊親之親字何謂耶其曰某親之子某者如兄某房某之子某之謂耶 同人

答忝親之親即如所謂姻親之親

問要解曰韻會幔幕也然則幔與幕是一物而疊言之者何耶 鄭尙樸壬申

答幔幕之訓雖出韻會不如輯覽所引幕帳總名幔門帳者今欲易之

問前期註親姻爾雅壻之父曰姻云以婦論之則壻之父即舅與所謂姻指父黨歟 咸文憲己酉

答猶言姻黨之親者

問設位于室中乙﹅禮皆行於堂而此獨於室何歟且室與房何以分之耶 柳貴三庚午

答初昏親迎之禮自當行於室中恐非冠祭之比矣禮曰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西室而已

問設椅卓子兩位壻婦行禮皆在於席則所以設椅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椅者壻婦之位也或陳而不用

問婚禮壻家設位于室中註設椅卓子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盤盞匙筯如賓客之禮云云俗禮則一大床設于中央汗果四坐切餅二坐藥果一器紅白散子各一器切肉脯鹽果實每品等饌隨力盛

備排設床上壻婦交拜後合巹時只献肴品三器而已因以果送于壻家苟且莫甚擧世滔滔抑有可據之古禮耶未知其義 申漢立癸酉

答昏禮饌床儀禮則固有其文矣家禮所言止此不詳其品數幾許今所論皆世俗例饌又不足準行也鄙嘗依家禮五禮儀諸說略有所定行之家間者稍簡省亦未知如何

問云云 沈世熙乙巳

答親迎饌品初無定式頃年謹以家禮疏果及五禮儀五果床之文酌之而行之恐無大悖也如何如何

問同春昏禮儀同牢設饌圖有脯與醢此是何物

腊是乾雉之屬耶乾肉皆為腊耶此圖見出何書此間禮書不備無以考見幸示教焉 李叅判端夏乙亥

答昏禮圖所謂湇者即大羹之稱會者敦之蓋敦則如今盛飯之器也腊是田獸之乾肉脯腒脩之類似皆在其中矣又鳥腊曰腒即乾雉也然則亦可通用蓋想此圖既用古饌則必出於儀禮本圖其或有增損處不敢遂度耳豚牲代以雞中原入於祭禮固有此說恐淡太簡也如何如何

問今俗卺杯以紅絲繫之亦有所據否 李世璜癸亥

答紅絲於禮無之不敢為說

問云云 沈世熙乙巳

答婿婦之服已多通變使者恐不當更用盛服

問設席妄意此席蓋爲從者餕餘而設也要解引士昏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之說以此席爲婿婦之寢席恐未然婿婦寢席則似已入於上文所陳氈褥之中恐不當於此而始設之也 鄭尚禮 壬申

答上文鋪陳只槩言之此則爲禮畢婿婦將卧而設席也來說恐太拘蓋未見士昏禮本文故耳

問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之知禮者而婿家贊者不以女親爲之亦明矣抑親戚二字則指婿家贊者耶 李德明 癸酉

答所謂兩家各擇親戚婦人之知禮云者爲其室中之事非衆賓男子所可與而又非夫婦所得自爲者故必使兩家親戚婦人爲贊使得交道其志而成其禮也來說恐未致思

問送女而無廟見之禮何也納采及親迎之日壻亦無廟見之文恐當并如冠而見之儀進拜於兩階間耶柳貴三庚午○與李世璘問昏家相遠叅看

答凡禮女子繫於男子竝不告祠堂昏而始告以其竝輕而昏重也至於親見祠堂男子猶不爲況女子乎儀節有男子見祠堂之儀未知果是也

問云云沈世熙乙巳

答女飾當以時服爲主所謂時服者似是出於宋時大衣長裙之制其首飾亦古副編次之遺意但俗姆誤爲詭狀不可猝變是可歎也向來前輩以卷冠純衣纁袡行之雖有所据亦未必合於家禮斟酌古今之意未知孰勝也

問壻至門主人出迎今當　國喪壻雖借吉主人借吉未安又不可以白衣冠迎之亦不可不暫時借吉耶主人非宗子則又父當并出迎亦當借吉耶　參判端夏乙卯[illegible]

答昏禮雖許借吉恐只爲婦壻而言盖祭重於昏而如今士大夫家雖行時祭不可遽變白衣冠况於昏禮耶

問就坐章註祭酒擧爵不祭無爵祭酒不飮則擧爵何義不祭擧飮則無爵何義 成文憲巳酉

答初斟祭酒擧爵尋斟不祭無爵皆本於士昏禮其無爵者盖降於初也然無不飮之理

問婿揖婦皆祭黍稷肺贊者移黍近前後肺脊婿婦皆食肺黍肺脊脊義未詳黍稷肺皆祭而食則只取黍肺耶祭則贊者代爲耶 李祭判端夏乙卯

答祭則黍稷肺食則黍肺當依本文蓋古文黍作稷云或是互見之意耶其祭婿婦親之豈可使贊者代爲乎

問贊者以肝從婿婦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振祭未詳菹豆之菹恐是俎字之誤振嚌之後還實

于本器之謂耶　同人

答振祭之振乃舉字意實于籩豆之義未詳

問昏禮章主人禮賓註女賓於堂中此女賓得非上文醮其子註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為之之婦人耶然則為其婿婦交拜之時相導成禮而婿之贊者以婦人為之如何　金相殷壬申

答此所謂男賓女賓即婿之從者非醮禮時親戚婦人也醮禮則必兩家父母命之故用親戚婦人交拜時只婿婦行禮故用從者其義各自不同

問家禮新婦見舅姑而奠幣則只奠舅姑明矣今俗有舅姑之父母者亦使新婦奠幣或不行則非

之蓋古人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稍微古而俗見其家則只奠舅姑宜無妨碍今人祖父母若舅姑同在一堂而禮新婦則舅姑之特受贄幣亦有所不安而或有並行者如何 李行彝己巳

答今俗新婦見祖父母亦用贄幣一段尤春諸丈之意亦然曾與羅顯道力卞而不合者蓋一家有祖父母父母家事任長當以祖父母為主而家禮昏禮却以父母當之如醮見饋饗食等禮何嘗上關於祖父母耶其義既然則所謂如見舅姑者恐只是前後四拜之節而已況其所謂尊於舅姑者祖父母外實有許多人物豈宜各

行贄幣之禮一如見舅姑者耶鄙見如此惟在量教

問同居有尊於舅姑者舅姑以婦見於其室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無贄所謂無贄者只於諸尊長而言之耶并其尊於舅姑者而言之耶以文勢觀之似不蒙上而或者以爲不然未知如何 李時春庚申

答無贄二字通尊於舅姑諸尊長而言

問婦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飲畢又拜姑則曰姑受飲畢婦降拜舅姑之尊一也降俟一節差有不同何也 李德明癸酉

答舅嚴姑慈之分也

問舅姑先降西階婦降阼階昏儀曰降自阼階以著代云云而無冢衆婦區別之語於衆婦亦當有此禮耶 同人

答此冢婦之禮也他婦不得與焉故耳

問昏義曰以著代也註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云云姑之平日所亦降者乃西階而婦之代姑乃由阼階其故何耶 鄭尚樸 壬申

答不用常行之西階而用阼階者乃所謂著代也

問昏禮廟見之節儀禮有云舅姑俱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云以篚祭菜用菫其所謂篚祭用篚器而菜用菫菫是何物耶莫是菁芥之屬耶敢禀

篚菫之義 梁處齋己百

答篚即笲也竹器而衣者菫韵會云菜名紫葉可食而滑菫未詳俗稱果是何物也其必用菫者取謹敬之義

問新婦廟見之禮如子冠子生而見之儀云然則其禮如正至朔日之儀而但獻酒果而不別有贄幣之用耶若不用則其獻舅之贄幣將置之何處抑初不可備耶 同人

答曾子問三月而廟見擇日而祭於禰註曰謂舅姑沒者以此觀之其見舅姑似異於先祖然今禮全無此文則未知何爲而果得其當也若以贄幣奠於舅廟以代祭禰似或可矣菫上註又云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

時盟饋特豚於室然則非但此與贄幣之義有同又獨冢婦然也故士昏禮疏云舅没姑存者謂婦入三月祭菜之後亦得助祭此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也不敢質言其有無

問舅没姑存則見舅姑之禮姑當獨受其幣而爲姑者不安於先受其禮欲使之先謁於舅之廟而後行見姑之禮云未知禮亦有是文耶 同人

答儀禮疏曰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者以此文準於今禮親迎之明日婦先見姑又明日婦見于祠堂爲宜蓋先姑而後舅者生死人神之別也

問曰舅以繼宗者入廟矣新婦之廟見也其告辭

若爲因本文子某之婦某氏敢見云則其在大宗
之廟其告辭秪以子告父而不歸重於高曾恐或
未安未知此等告禮與於時祭合祀之祝耶 同人
答據家禮本文子某之婦云云所謂子某者以主祀宗
子而指其子之稱初非因此而只謁其父廟也幸更詳
之
問五禮儀云若非宗子之子而祠堂在別處則婦
見在三日之後此未知指謂宗家廟耶 同人
答五禮儀所謂祠堂在別處者乃以大宗及繼禰以上
諸廟而言

問舅姑已歿而與祖先共廟則新婦之廟見也當何先後而奠菜之儀獨於舅姑而行之耶且生用棗栗腶脩而今奠菜者何義 李時春庚申

答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即士昏禮文也註曰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至於家禮無此節目恐當依本文用告事之儀而已其與祖先共廟者只行通共拜謁之禮有何先後之别耶

問壻見婦之父母章即跪而扶之居家雜儀受女壻拜立而扶之而此曰跪而扶之者無乃壻初見故有所致隆於平日而然耶 鄭尚樸壬申

答似然

若爲因本文子某之婦某氏敢見云則其在大宗之廟其告辭秪以子告父而不歸重於高曾恐或未安未知此等告禮異於時祭合祀之祝耶 同人

答據家禮本文子某之婦云云所謂子某者以主祀宗子而指其子之稱初非因此而只謂其父廟也幸更詳之

問五禮儀云若非宗子之子而祠堂在別處則婦見在三日之後此未知指謂宗家廟耶 同人

答五禮儀所謂祠堂在別處者乃以大宗及繼禰以上諸廟而言

問舅姑已歿而與祖先共廟則新婦之廟見也當何先後而奠菜之儀獨於舅姑而行之耶且生用棗栗腶脩而今奠菜者何義 李時春庚申

答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即士昏禮文也註曰奠菜者以籩祭菜也蓋用菫至於家禮無此節目恐當依本文用告事之儀而已其與祖先共廟者只行通共拜謁之禮有何先後之別耶

問婿見婦之父母章即跪而扶之居家雜儀受女壻拜立而扶之而此曰跪而扶之者無乃婿初見故有所致隆於平日而然耶 鄭尚樸壬申

答似然

問婦則先見舅姑而後宗子婿則先見宗子後婦之父母有所不同者何耶 同人

答似婦人主恩男子主義而然也

問皆有幣幣與婦之幣同耶今人有行之者熙 柳貴三 庚午

答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與婦人之棗栗腶脩不同

問婿見婦之父母及婦黨諸親則似當又有廟見之節而家禮無之抑有意耶且婦之父母既殁而亦無廟見之禮則見婦之父母之節似至全廢未知何以爲之也若廟見則亦有告辭否 李世璞 癸亥

答禮無婿見婦家先廟之文若婦之父母已歿入廟則似亦不可不拜也告辭未詳

問昏家相遠不能親迎而婿若仍留婦家則婦見舅姑之前婿與婦之父母自不得不相見未知如何婿家若欲從俗只行納幣一節則女家納采告廟已不可得以行也然而女家不可拘此而全廢告廟之禮未知告廟當行於納幣之日耶若然則家禮納幣既無告辭當用納采之告辭耶抑將依儀節納幣之告辭耶且不行親迎禮則昏日女家當無告廟之節耶(同人癸亥○與李時春問送女而無廟見之禮一條參看)

答如此俗禮隨時裁處而已恐不必相問但五禮儀有

納采納幣同日同使之文女家告廟只得行之於此時也如何如何

問後娶備要小註有老親者年五十者外妻喪再期之前不得後娶云志達亦遭此事而旣無老親年未五十欲遵再期之論而其所以必待再朞者義理何在區區鄙識不能推知敢仰禀告耳李志達己巳

答喪服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也此文在備要小祥註中可更詳考

問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未知為人父母之道則不

能教子故教化不明是矣而多夭之義未曉盍醫
書男子近女色太早異日必有難狀之疾以此之
謂歟 高益謙庚午

答宋段說是

問早昏必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王吉
上疏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教化不明
如此故致偷薄而從嫁之禮三代時侯王家享而
宋世士庶家僭行之故文中子戒之耶 同人

答媵雖訓以從嫁者實則配妾字而言意不在從嫁也
觀註中或陷子弟於惡或生童僕之變等語可知

問張昷之及呂公著皆曾宗道之婿昷之之女張

氏公著之子希哲卽異姓四寸之親也以家禮五服制觀之則從母之子亦緦麻也當宋諸儒講禮之時必不有四寸結婚之理而滎公夫婦之事有何所據而然耶申漢立癸酉

答外從兄弟姊妹爲昏者自漢晉始事見事文類聚後遂成俗不但呂滎公爲然黃勉齋子輅又娶朱子女孫蓋大傳言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而不及外姓故中國不以爲嫌也然通典袁准謂之非禮至 大明太祖朝定式令天下勿昏云

答宋尤齋時烈書戊午

向年嘗以冠禮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

期以上喪兩文交互奉稟教以當通看因與子仁往復
不得已以此為定而區區心常不安矣蓋一則曰父母
一則曰身及主昏已非可通看之義又見大全李繼善
問答亦有叔父主昏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之文
參以通典何承天父有伯母喪祖為昏主女身又小功
不嫌於昏之義似當一以主昏為主然則其父母為宗
子宗婦無故而並行醮子醮女受饋之禮者上也其父
母為支子有故而祖或世父為主昏父母姑不得與而
行昏禮其次也而皆不害為通行之禮又有合乎身及
主昏異文之義然則父母之在斬衰期後者尚可無礙
況於心喪者乎此義頗甚直截誠以昏嫁失時為人倫

莫大之事故禮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又鮮者以
有故謂父母之喪者其義然也今若必以通看之義行
之其或喪慼相仍至有六七年不得成昏者此亦不可
不慮未知崇意復以為如何但先生於繼善末段受盟
饋處有本領未正百事俱礙之說此似與前日通看之
義相符所以不敢質言以有今日申禀於門下者也又
按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註謂歸夫家也及葉味道有
其妻喪母既葬而歸誤歸之月尚可補塡之問而先生
答謂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
居處飮食之節可也以此推之所謂補塡居處明是止
於既練之前而已惟其哀情猶在而斷以服制或如門

下所謂已嫁者既許其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無異同之旨無不可矣審其然則疏義解二十三年以父卒三年後在母心喪而嫁云者亦皆無礙未知其理本自知此而今人創見反以爲滋惑也耶並乞明示帮歸家一節亦有未明者如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者正同婦人而其居處飲食在大祥前決無自異於宗子之理然則朱先生所謂補塡者或亦仍通心喪之內而言耶以此左不敢自決耳高門所行與儀禮疏已在心喪而行昏家禮在期喪而主昏有異者采固知之但未知醮子受饋等節皆能不疑而準禮自行否

答尹子仁拯書 戊申

所詢冠昏互疑更詳之別無他說今俗以主昏爲主而不計父母居憂與否者似必據此然究其歸趣大有所害要當定以彼此相是之義方少其失耳

答尹子仁書壬子

喩示昏禮不言父母一段曾以彼此互是之義仰劾而再煩勤諭豈有所打不過故耶蓋士冠受脯之文朱夫子非不知之顧必以父母勸定則似難比引至於李繼善問答前後往復甚多然而終不過曰本領不是百事俱礙恐非可以取證也假令如此所謂醮戒贄饋之節皆爲虛套而不可行也無是理故愚嘗謂昏禮不言父母而言主昏只是在其中之義未知如何前與尤菴商

量亦倣此意到今或有別見否幸須示之

答林德涵泳書 癸酉

家禮冠禮條曰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昏禮條曰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其文不同自來士大夫雖有重制每以主昏為主矣至於丈又以兩義通看為主故冠昏之禮定以身及父母及主昏者皆無期以上喪為準如此則昏嫁多不及時弊亦不貲矣愚意兩禮立文旣異似當有間未知何者為得耶此非空論多有所遭窒礙時於欲明知

答尹子仁書 庚申

家禮冠昏之主上下異文舊與於丈及凡商量必以通

看為定盖自慎齋以來未之或改也厥後思之文勢決是不同乃敢僭論其義於標題以俟早晚就正矣及到往年參仲家數於心喪内嫁其女尤丈以為行之無疑而采友以醮節有礙持之最後使用通典祖為昏主女父不與之論也今適女子與人議親而其家母氏纔遭外艱鄙意以為雖不能純用通看之義而若得過其期年而後行之則恐不至妨曾於李兒昏時亦用此例矣未知如何前後所論並以別紙浼呈尋乞批破此說若無所悖則有不必過期者切欲知之耳嘗聞尤丈以凡嫁女於外家喪期之前為非或云其夫家方在親喪中故以此為尤非云未知其說然否高明所自制義亦果

以何書為據乎萬詳示

士昏禮宗子無父母命之

士冠禮冠者母不在

通典晉劉嗣二條

家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

身及主昏者

朱子大全李繼善三條

按家禮所謂身及主昏云者其義本出於士昏禮請期所謂三族不虞之文而今禮律亦同矣但其主昏者古今諸禮皆指宗子自為昏者之父而言則主與父母固是一人而無所妨者雖所謂支子稱其宗一節始有主

昏無服而父毋有服之異此不但與上冠禮之文不相
通而已苟行此禮入家昏嫁之過期未售者率將由是
而起恐不可以不究其衷也大抵朱子所引禮律未知
正指何書而禮恐是書儀律恐是宋朝勅令誠以開元
禮中亦無別立身及主昏之文故也蓋春秋傳旣舉稱
父兄師友以命之說而至於通典乃有祖爲昏主女父
不與之論則一與禮律之意表裏通貫而冠禮毋不在
昏禮不親迎之類皆可旁推以此言之其遵古禮者即
如喪服所論具正體傳重而全爲長子三年之服天地
之常經也其依今之禮律者即如或以正體或以傳重
而只爲衆子期年之服者亦不害於傳世承家之事古

今之通詞也非可以此膠守而泥人之大倫矣或有以爲朱子再答李繼善問皆以更詳結之而及其復請盟饋遂有本領不正百事俱礙之教恐此方爲定論者竊謹推之所謂更詳者前則未詳毋在叔父主昏之義後則未詳毋既有服而能命叔父以命使者之義而其曰更以上條並考之者即指禮律及春秋傳而言初未嘗以此爲不可婚也但至盟饋之問不免云云亦謂其未能盡正如本經之義耳恐亦非所以終廢其昏之義也况其先兄已自立後則繼善之婦雖微其姑之有服而自無越禮盟饋之義誠亦不識其何謂恨不及當時躬質於函丈之下耳如何如何

答弼明孫書壬申

宗及主昏事禮曰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以此高祖祧遷之後曾王考諸兄弟家各為一宗不復以牙山為大宗也然則此昏所主當在於伯君以此通於彼家為宜

答宋尤齋書戊申

必父母無期以上喪　昏禮云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與此不同未知為互文之義否抑有以也

乃使子弟為使者　使者盛服將用何服耶或用齋服云亦非玄色則恐不可

使者復命婿氏　不用祝下儀節並同前云云未知設酒果一節亦將與前告同耶一日再行祭事禮當然否

附朱子大全擧蒙頭　趙婿親迎大略著此於交拜之
後未知交拜時蒙頭行禮耶此盖俗用程禮而然恐太
晩抑別有義乎
就坐飮食　再醮並無殺今當以此義推之於酒從味
數之類如何
明日夙興　舅姑之位東西相向而或云無舅則姑南
向此說果有所據否
升奠贄幣　以禮輯等說觀之似是贄爲屋字而只用
幣代古之棗栗腶脩也儀禮五禮儀及今俗乃無用幣
一段又與家禮之意相反此不至未安耶今或兩用贄
幣云未知如何　幣下文無贄不用幣二端分言之則或

此是否
附庶婦改席　或云庶婦依冠禮庶子改席房外之西
果可行耶
如見舅姑之禮　此段似只指兩階下北面四拜而已
或謂並與其贄幣前後四拜而皆同云然則尊於舅姑
者雖多皆行此禮歟家禮間有參用時俗處恐不至如
此之無所限節如何如何若冢婦則饋于舅姑斟酒置
舅卓子降俟舅飲畢拜與下文獻姑飲畢婦降拜不同
豈有禮意於其間耶○舅不在則姑獨受饋否
附冠服飲食二節　婦服家禮只云盛飾殊未分曉勞
按通禮冠服之制莫盛於假髻大衣長裙以此推之今

之時服雖未能盡合古制然其大致不至甚背否牢齋
家禮只用蔬果似當益以魚肉脯鮓之類以從時宜然
亦答無品節若依五禮儀所謂七果五果之說誠有所
據矣第今人亦莫知其何謂則不得已俯從俗制否

答尹子仁書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曾已奉報近檢朱子答李孝
述其母在長子三年服今已娶婦之問曰若叔父主昏
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此說却與此條合抑其義
本異於冠禮之文耶寓中適無大全幸須商示
幷奠贄幣采嘗攄問解所引禮輯之說以謂贄是虛字
幣即代古棗栗腶脩者也及考家禮諺解贄之尤齋皆

云何用吉贄今幣然則禮輯所謂設用幣者何以看破耶○下文或言無贄或言不用幣似是只用贄只用幣以見殺於舅姑之義而尤齋云言贄者幣亦舉之恐不然

如見舅姑之禮此段以文勢觀之當一循舅姑之禮如以禮意推之昏禮專以舅姑爲主考儀禮可知也家禮雖祭用書儀若於尊者一用其禮恐涉不嚴之甚而儀節之意亦與丘見同頃日羅顯道家來問丘答以所謂云云似指兩階下四拜非並指贄幣及前後四拜矣今贊尤丈以爲當一循舅姑之禮未知兄家所定如何幸明示之笏記則從丘儀

新奴婢勿用（以下雜記）俗以新奴婢目之誠爲無據若奴從婿後婢從婦後之義恐不可並廢儀禮所謂從者家禮男賓女賓似皆指此也

華冠禕衣婦人冠服見前祭禮條者詳矣昏禮亦曰冠帔曰裙衫因此推之可知其槩蓋婦若從婿攝盛似當用假髻大衣長裙然儀家二禮並無其文則恐用冠子背子或冠子大衣長裙爲當背子既曰本國蒙頭衣大袖既曰本國長衫則其制不難知矣（所謂冠子大衣長裙固非家禮上下相通之服然亦有說語類或問婦人不着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今罷此制而用華冠禕衣恐甚不然何者婦人冠子起於後代而純衣纁袡乃周制也既非儀禮又非家禮一今一古

湊合而成之亦不及於牢床之用特豚黍稷雖乖於今猶全於古也此事恐當更詳而歸正如何如何○俗服亦難深斥蓋其制似本於大衣長裙而首飾亦本國歷朝所用故也但因此益肆妖奢之習是則不可不痛斥耳醮女用醴家禮不用醴必有其意冠禮則因嘉薦令芳之文及丘氏之說用之或可今此添入恐無所據如何

無舅則姑南向舅雖不在姑何敢獨當南向之位老齋之意與愚見同

婿見祠堂此亦家禮所無儀節雖有其說恐不宜輕論

答朴泰和錞書丙申

問及納幣復書之式家禮本篇不著其文盖古人昏禮往復皆用儷啓舊見程朱文集亦有此其無定例可知今則丘瓊山家禮儀節爲著其文後人自當依此準用或問家禮無昏書之式當何適從沙溪先生答曰以丘儀參酌用之其於復書無所異同玆將儀節昏禮附卷仰呈沙溪說在疑禮問解中可考。

答李養而 之濂 書

儀禮納徵束帛註云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幣純帛無過五兩此十端與五兩名異而實同也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註云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故曰束五兩

又云每卷二張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此一匹必從兩卷故今而言之曰十卷以兩端言則曰十端以兩卷言之則曰十卷合而言之曰五兩蓋與儀禮無所不合也然則古者幣帛用五匹其數則三玄而二纁長則五尋而合四十尺其卷之則從兩端至中或謂之十端或謂之五兩也但古禮既廢亦有隨時而異法者故家禮云貧富隨宜又曰少不過兩多不踰十所謂兩與十者其義雖出於禮疏疏曰兩者蓋取配合之義又曰十者[illegible]爲束貴成數其實似指所用匹數而非若十端五兩之稱也然則玄纁尺量自當准古匹兩多寡亦宜通今推兒詳察而行之如何

同姓亦娶之義其見於禮記家語者可謂詳矣舜娶於

尭殷人五世而通婚淳古聖賢之事不敢深究至於周公制禮始有同姓不娶之法而孔子荅季桓子之問又不啻曰星矣斯所謂禮樂至周大備斯所謂郁郁文哉吾從周者也繼此以往雖百世不能易則後學所當恪守而不敢變者也姓為正姓如周之姬是也氏為庶姓如魯之三家各自為氏是也庶姓已別矣親屬已盡矣至於百世猶不可申以婚姻者其義顧不重耶中國士大夫莫不本於古昔侯王之後故其譜牒所從來班班甚明猶不敢為此而況我 國薦紳雖稱巨閥自高麗以上靡得而詳則夫諸李之鄉貫雖或異籍而安知其不如魯之庶姓自別而俱出於一源乎此附遠尊別別

嬿明微之道所關非細恐不可委於俗例而直從之也嘗聞之故老李漢陰德馨於壬辰倭難時以接伴使隨天將往來幕中儒士多有慕其風義者及聞娶於李山海之門曰此東夷之風也中國絕無此事又曰李爺若非此事豈不爲完人至於　國家議婚率亦姓李者不在揀選中　宣廟朝自上有所屬望必欲破此俗而諸名臣引義爭之甚力遂從之獨士大夫家至今承訛襲舛不以爲非盡任便從俗不稽古經之過也可歎

答李季周 端夏 書 乙卯

下詢數條爲此中書籍無可考檢略以所記請教弟聞在丈家親迎饌品一依家禮其後如今賓客燕享之宋

云黍稷特豚恐無所用未知曾得與之商確否

答沈士磬 晛 書

婚禮則卒哭後許令大小官皆行之云云 詳見國恤條

答姜叔重 錫朋 書 丁巳

詢及女子二十三年而嫁儀禮疏意正如所喻父在降服期可嫁之說然筍準以今禮大功未葬之義尤有所不合故人多疑之鄙亦未得定論深欲與如叔重者叅商歸一而未暇也

答成汝中 至善 書 庚午

示事何敢知但以支孫二字觀之似非兄弟之孫乃其墓葬二房以下孫也然則曾祖破墓後至永葬前常在

喪次執饋奠行哭泣雖或因事往來他所豈可還家行昏禮如平常乎此在情理甚不安非如服內行昏以主昏為主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答李士亨泰壽書甲子

示喻禫月行昏禮雖似無妨然彼家持難之意實合情禮其欲計較親年於數月之內以為進退者於義亦不安莫如待行他月之為順耳

答趙祥甫儀欽書壬子

緦服嫁無明載禮經其必不降者自是世人或循情俗之過從厚之說豈謂是耶承問之及偕悽偕悽當與緦麻參看

答羅顯道良佐書丁未

蒙諭昏禮節目見其所録稍傷繁縟欲加考證古近撮成一儀似備旁檢而非昰病中精思憒憒未堪反復亦以本録已自詳盖依此行之必不至滲漏見于宗子之禮則儀禮雖無明文而家禮本以宗法為主恐當從之無疑同居有尊于舅姑如見舅姑之禮者更詳其文勢雖似不能終無如盛論所論而所謂如舅姑者正指婦進立於阼階下北面拜舅畢詣西階下北面拜姑兩節而言盖此有異於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如冠禮之為故別立其文非必并奠贄幣前後各拜一與舅姑同禮也況儀節既明言無贄則家禮所謂無贄實通上文可知且此無贄二字應上文奠贄幣以見其異亦如下文

見婦父母條不用幣三字應上用幣而言盖以古人禮意推之其奠幣要非壻婦父母不可一一泛行於諸尊宗子焉耳鄙見如此唯在博采而處之醮女南向之位只當以家禮為正某氏来婦敢奠嘉菜之文雖難盡用倣為告辭恐宜盖此乃變節之重者不可疑於主人見婦常例而遂廢之也

答羅顯道書

示諭益見講禮不苟之意盖此一節若以如見舅姑之禮等語與本書諸例所謂如某某之義者聯連看去固為平順明白無所疑難而即亦前書中不能終無如盛喻之說愚亦非不如此也第以文勢言之上只云如見

舅姑者似乎一依初禮而下統云無贄則其所謂如者只是前一段分庭各拜之意而無後一段奠贄又拜之節明甚夫既如此則即下所謂見宗子如舅姑者一章之內自當蒙上文之例矣又不當近舍此義而遠引婿見宗子不用幣者以混之也下文不用幣者又其上皆有幣之文也其下又言不用幣者此乃與上文為各章故又不得不然也此與宗子一段果亦各章則必當歷言如下無贄而不然者同章蒙上文故也以禮意言之所謂尊於舅姑者若專以祖父母看揆以人情似不能等差於舅姑而容有與從祖從父及兄長同居者既不入於兩序之叙而並欲執贄如舅姑則無乃禮之大體有所不嚴者耶且家禮去意雖以宗子為主然從此損益之際精微曲折條理不紊如冠

禮則冠者先見宗子而後就私室見父母昏禮則婦見于舅姑受禮畢而拜宗子至於婿見婦之父母則又却先宗子蓋冠者固以宗子為先而為婦者自當以舅姑為主若婿則本以客禮待之故從婦之父母所尊而歸重於宗子何嘗一切與舅姑同禮乎大抵已論尊長宗子見於其室則行各拜舅姑之禮見于兩序則行每列四拜之禮所謂如見舅姑如冠云者其分在此豈不較著而其無贄則同益可見矣儀節全沒見宗子一段殊乖禮意此退溪所謂瓊山禮多可疑者然同居有尊於舅姑舅姑以婦見於其室云者具見本條恐左右考之不詳且其與不同居則朝見而後往並言而統下無贄

二字者正與家禮本文同例其爲證甚明左不可以前失而累職并按不用其說也如何如何素未學者固難質言況今期迫想有定論而猶且云云者旣蒙申諭不敢遂嘿如或不鄙以爲異日講疑之端亦一事也

答李玉汝 惟村 書 壬戌

示諭見姑之禮吉凶相雜亦無可據之文誠未易裁處第以母子大體言之其婦雖未見姑平日書物候訊皆用姑婦之節矣今當姑服喪之日乃以初見之故不行弔哭未知於義何如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云者恐指此類矣若夫嫁娶年歲之裏則曲禮曰男女異長蓋男子以其同色兄弟伯仲叔季爲序女子亦然以此推

之男女各以其年歲所值者行禮恐無所深疑也

答蔡尚姪書 辛酉

詢及見舅姑禮以家禮無贄二字或通尊於舅姑者看或只從諸尊長者文義有異尤菴則必令執贄於祖父母魯文及生意以為不必行蓋祖父母即所謂尊於舅姑者初無同室見婦之事矣至於舅已之家恐當依有事則告例以祭禮行之唯其母在者受贄而已如何如何

答蔡尚姪書 辛

無贄云云之說本自有据然鄙意以為如見舅姑者即指就兩階下各拜而言如冠禮者就東西廊每列再拜

而言蓋尊於舅姑者非必祖父母兩位而已誠難從行況丘氏儀節既言其無贅則尤似明白矣

答李儀卿 羽成 書 乙卯

親事猥蒙申定其幸深矣第猶以嫌迹為言非但左右今日之事此實係士夫間未決之論請得因此陳之愚自少時意謂本宗既以十寸謂之親同姓只許袒免則我國雖重外族當以八寸為限使有內外輕重之別可也及後考據於諸書禮有稱毋從兄弟為從舅之文程子稱横渠以表叔（横渠為程子父表弟）朱子於汪尚書自稱以表姪（汪為朱子外祖姊子）又稱程允夫以內弟（程為朱子父韋齋內弟復亨之子蓋再從親也）然後始知中國猶以五寸六寸為外族而所謂七寸

八寸則終無見處矣至於通婚則漢之鍾瑾(見事文類聚)宋之呂希哲(見小學)黃榦(勉齋之子爲朱子孫婿見行狀)皆娶內外姊妹而母之從姊妹以下通與外屬無服然尊卑不通婚議及退溪答李淳書詳言之今以禮律言則固非所疑於尊卑之科矣以中國之道言則本無異姓七寸八寸之親矣以我國之俗言則亦當限以七寸八寸之親矣然則安有十寸而不可通婚者乎第念世人或於異姓八寸情誼深厚無異近族之故其子皆多講以戚分仍稱叔姪者謂之厚風則容亦有之求之禮儀未見其可據之文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者恐指此類而發也或乃因此又疑一邊稱兄弟叔姪一邊結以

婚姻為未安者夫知鍾呂黃之徒皆有姊妹之稱又有緦麻之服矣尚無所妨於婚姻況於此乎不信禮義儒賢而信世人君子所不取也嘗觀儀禮通觧親屬篇有宗族有母黨有妻黨有婚姻與其遠從無据之戚分昌若近就有名之妻黨婚姻為更親厚而尤近於朱子所謂聚散之理矣竊想左右所教嫌迹只坐前日未及講究此禮以至於是今日既知其理而行之又安有所嫌於彼制乎雖定行親事而此義不明必有所未釋於高意者玆用覼縷惟在諒察亦以冀世人之少觧其惑也

答恭恒姪書 癸酉

所喻回昏之禮徧記禮書終無此文想古無此禮而然

也今不免從俗行之則似當略倣昏禮設同牢床東西對坐傳杯之儀而已若拜跪諸節恐不必一一遵行以損安老之大致也舉樂一款既非初昏之比又何必全然廢卻耶鄙見如此唯在量處之耳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三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四

初終

問疾病遷居正寢禮也鄭玨云若値祁寒則臨絕之人遷還于寒廳殊非人子之所忍此說恐或近之何如 梁處濟辛未

答此出於正終之義當以病者之命進退之

問正寢謂前堂也凡大祀行於正寢卽前堂也但以喪大記寢東首北牖下省則寢室非前堂與古禮異者何耶且將絕之人雖安穩之寢室而遷就曠之前堂亦非靜謐之道無乃此正寢非前堂也特以寢室中非偏褻者而言耶 鄭尚樸癸酉

答補註古者堂屋之制東西爲房中爲室即正寢也然則行狀所謂中堂實古正寢之前堂家禮豈以此遂名之爲正寢耶未詳末段所論恐誤

問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云云恐或臨死益愼有別之意也然將逝者之母或父固欲見之則奈何 成文憲己酉

答恐非父母之謂

問喪禮固當從家禮而朱子之喪門人以遺命治喪者所著家禮不章爲一童行所竊故耳備要所添不過一從遺命參酌儀禮書儀而已則所添雖似精詳而古今異宜恐多難行何以則得其中歟

更願先生執其兩端而折衷之如三禮圖說則斯文幸甚 崔瑞吉丙寅

答喪禮獨從古制實今日禮家之大患鄙意朱子之喪雖曰以儀禮從事恐只是大槩言之安有儀物節目一一從士喪禮之理乎第恐今雖作一法已未必善人未必信要在徐議之耳

復

問復禮記曰惟哭先家禮復在哭之後今俗必復而後哭何如 李東嵩壬戌

答當從禮先哭

問復之義專在乎欲魂來反而即見人家皆痛曰

其持衣而去云與來復之本義大相反矣鄙家則以此為戒復之時去持衣去一款語而復之義以方言解說未易故只使號之曰某甫回來未知於禮意不悖耶此出於臨急猝創故敢仰禀 李泰壽

癸酉

答所處得之

問復升屋中霤司馬以為升屋而號慮其驚衆從就寢庭之南然則當從何說耶升屋禮運註以其魂氣之在上也其義深所謂就寢庭之南者盖出一時慮驚之一道其義淺恐從前說得宜未知如何劉註復聲必三者禮成於三也喪大記三呼異

魂天地四方之中而來也二說如何耶凡禮成三
之義亦可得聞耶 成文憲己酉
答聲三之義大記註所謂天地四方之說似長
問家禮復衣覆尸後更無所施而今俗之置諸帛
箱有何所據耶復用上服則廣長而有妨於箱置
如何 李行泰丙寅
答士喪禮去死衣註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
去之以俟沐浴是也喪大禮復衣不以衣尸註復衣初
用以覆尸浴則去之謂不用以襲也愚謂去之者終當
同歸於遺衣服今俗置諸帛箱者蓋因靈座設衣架而
誤不足論也

問復衣浴而去之一段更思之則似是沐浴後去之而已若納諸魂帛箱則今不可出而去之耶何以則合於處變之禮耶浴則去之之意何義耶李箕疇戊申

答遺衣設於靈座仍置魂帛其上者本高氏說而今俗必以復衣當之殊無所據然設魂帛即初終時事今欲更易以他衣恐不如姑因舊制也浴而去之之義適檢儀禮未見然不過浴則當襲襲則無復而冀生之道故去之只不用衣尸及斂而已

問復衣今人納之於魂帛箱中葬後並魂帛埋之祖母喪時匆遽未及考禮從俗納諸魂帛箱及考

疑禮問解沙溪痛斥其非士喪禮亦云浴而去之
浴去何義去之於何所耶 同人

答詳禮意所謂遺衣裳設於靈牀者似只頓置於靈牀
而仍加魂帛其上非如今人所為納箱也浴而去之者
即去之於遺衣裳中以此言之復衣亦當在靈牀無疑
但如今俗例設魂帛必用復衣為未可耳

問世俗必以復衣納于魂帛箱中而禮無明據如
何且復衣畢竟置之何所廟有遺衣此亦以遺衣
論耶 梁慶濟 辛未

答高氏禮遺衣裳設於靈座仍置魂帛其上以此觀之
復衣恐當同置矣

問復衣撤靈床後將何以處之耶問解謂禮遺衣裳必置於靈座今以復衣置於靈座恐亦無妨所謂靈座指三年內几筵耶通謂祠廟耶近世未聞有置遺衣者矣若或置之而神主親盡後移安于最長房則當位遺衣亦可隨而并移耶時春頃於妻父喪復衣人皆謂納于魂帛箱中而援據明證置諸靈床主人以為難處玆以敢稟 李時春庚申

答復衣當並置於遺衣服中。家禮祠堂章論藏遺衣服之制甚詳可考也但今人鮮有行之者若主遷于長房則隨主並遷可知矣

立喪主

問楊註其夫若子主之父子互爲主耶 成文憲己酉

答當以所重互主之詳見備要

問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禮賓客奉饋奠父皆主之乎 李研泰丙寅

答所示然矣

問立喪主小註若無族親矣則里尹主之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此主字似有二義一是長子長孫主奉饋奠者一是與賓客爲禮親且尊者主之也果有此二義否有服之親各有位次不宜與賓客爲禮矣如何如何 同人

答字有二義者是也與賓客爲禮乃喪之大節故必家長主之以家禮註中宗子云云觀之可推知也

問凡喪家長主之然則雖婦喪舅爲主而夫不得爲主耶舅若爲主則凡告辭及題主何以稱之耶

白以受 戊申

答備要爲妻杖期條引喪服疏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皆不爲庶子之妻爲喪主之說果涉疑異然奔喪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疏曰亦主庶婦是同宮者也集說曰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此二說者皆謂主凡子婦而朱子答陳明仲胡伯量子爲主之問亦引以爲案然則所謂爲主者非止如鄭氏所謂與賓客爲禮者斷可

知也盖既以父為主告辭題主似當準此但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雖頗參互禮有明文誠不可廢也然此殊係變節切須更詢博禮之君子庶不大誤耳○續考語類曰妻喪夫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此尤為主喪之明證也

問昆弟之喪宗子主之若有伯叔父則誰主之耶

柳貴三 庚午

答當以宗子為主若伯叔父在則其亦為與賓客為禮之主歟

問父在母祭三年內父當為主云云 同人

答云云 詳見攝主條

問喪禮備要立喪主條自奔喪凡喪父在止同宮者也按服問所謂君主之君字似指諸侯何以知其然也旣曰夫人太子非大夫士而指諸侯可知也蓋諸侯絶旁期而服問主諸侯而言故只言適婦而不言庶婦也又按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註曰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異宮從可知矣註意蓋曰父沒之後同居者各主其喪則異宮者亦當主其喪云耳父沒異宮者始各主喪則父在雖異宮之喪父亦主之可知也以是言之服問只言適婦者諸侯絶傍期故也

奔喪父在爲主者無論嫡庶同宮異宮父皆主之
之意也兩條主意之有別在此不在彼而疏家合
爲一說以求其通而未免兩說之俱有病甚可疑
也 李世弼庚申

答喪通禮引服問註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
爲喪主也故上文奔喪疏又引服問立說如此非獨備
要之失也禮記服問註曰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
妻太子適子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此說
正是亦與高見略同矣

問云云 同人

答示及婦喪舅夫所主之各異禮固有其文矣喪當行

事之際不免相制掣曾於錦平翁主之喪問於尤丈答云無論適庶與同宮異宮一主於父在父爲主之說然後無有妨碍牴牾之弊尋常以爲可據而行未知高見更何如也

問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通解續註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䟽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具在於寢故其夫若子主之也按尤齋所謂一主於父在父主之說然後無有妨礙牴牾者實爲通達快活也然若主此說則虞卒哭大小祥亦舅皆主之然則喪服記續解註皆將棄而不用後此

兩說俱是經傳而一取一舍無乃未安耶况註者非不知虞卒祭婦非舅事也之說與凡喪父在父主之言大相逕庭而猶有此註說則此豈全無曲折而有是言耶世弼淺見則喪與祭本来自別俱存兩說各從其義葬前則一依奔喪父在父主之說父皆主之葬後則一依喪服記續觧註之說其夫若子主之如此則雖似半上落下亦各有據或免取舍禮經之歸矣伏未知如何 同人

答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實乃小記經文曾亦有疑於乞丈一視之說矣但家禮立主註專以父在父為主為主而備要仍之葢其葬時以已婦題主而至虞卒哭乃

以其夫若子主之自祔以後終喪入廟舅又當主之祝辭儀節如夫祭妻稱亡室與題主婦字不應又祭妻當拜與舅祭婦之禮不同不無出入矛盾者故反意尤丈之說雖非古禮猶得家禮註意而無甚妨碍矣今承示意以本疏在寢之說為重然則當限虞卒哭祥禫夫自主祭而姑變亡婦字稱亡室為得禮宜耶抑用攝行例稱舅使子某云云耶不敢質言

問亡弟之喪家親主祭題主以亡子某書之耶或曰神主書以亡子仍行三年之祭未安以顯辟書之無妨云而禮無婦人主祭之義且雖以亡子書之而仍行三年之祭亦何害於人情禮律耶亡弟有五歲児雖甚幼稚定其名而書以顯考一如疑

禮問解中所論未知如何以幼兒書旁註則祭時
祝文何以為之耶 李挺英戊辰

答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然則只當以己子題主也
雖以此題主而已者有妻子則自當行三年之祭其何
未安之有

問舍兄不幸又遭妻喪家親似當主喪而喪在水
原地家親又老不能往見喪事以異宮則庶子各
主其喪大夫之庶子為妻杖期之兩說觀之舍兄
雖非宗孫而於家親乃是適子不可以異宮主喪
杖期以父主喪則夫不杖父不主喪則夫杖之說
觀之家親既不能往見喪事似無主喪之義舍兄

以當主祭而未知的確前頭題主及祝辭多有拘碍下教如何 閔㴵己酉

答適婦之喪舅以老病不能往主自是事勢豈可以此而遂廢其義乎三論同宮異宮恐當以父在父爲主之禮爲據但禮又有婦之喪祔則舅主之虞及卒哭則其夫自主之之文以此觀之題主稱號及祔祭外雖夫主之亦無不可者 題主及祔祭時舅尚不能往則祝辭用使某告例

問葬虞祭祀時祝文及題主皆以小生名爲之耶抑以長子名爲之耶 金洪福辛未

答妻喪題主及虞以下諸祭其夫自主之不用其子名禮也若或夫因官事不在家則亦以夫名使其子代行

之

問俞叅判櫶即侍生婦翁也曾有二子而長子意外身死縗經三年長孫又為無後而死婦翁宿病三載近又添劇若不保朝夕脫有不幸苐二子當為主喪承重而以先儒已處之事及近代名家所行觀之亦無可疑者耶長子之祀他日長孫妻若得立後則當為別宗矣既以苐二子承重主喪則長孫妻似無服三年之義未知如何婦翁病中意欲相議於執事而氣息奄奄不能作書故謙敢此告禀伏望示教如何病人必欲速知耳李謙壬申

答此禮非一家一人之事乃古今中外所適行者誠可

大家商量俾無掣肘於彼此而亦難得稟也殷人立次子周人立適孫雖曰俱是古制而禮經必以長嫡為主今之繼後亦必不得不同貫其重可知已以此推之無適孫而有次子者自當以次子姑使攝主喪祭以待他日嫡孫立後而始為承重奉祀之人乃不易之義也來喩先儒之處事及近代名家所行云者未知指誰而言耶盖如程叔子事則朱子既謂之未詳則固非可引而為證者沙溪先生家則長子早死於壬辰之難故命愼齋為承重愼齋又以無嫡子故移宗於其季又非不立嫡孫後而命次子為長嫡也此外士大夫所行得失相參有未必為法者要之非大典奉祀條所謂長子欲自

與妾子別為一宗及長子夫妻俱沒無同議立後之地者則苐二子恐無直為主喪承重之義矣況於頃年沈相家事朝家所處甚嚴為今日一大法例又何可以世代較遠之故不憚冒犯而行之乎鄙見如此玆敢略復苐切悚戢

問已者之長子與長孫皆先死長孫無子未及立後已者之喪誰當主之耶長孫之次弟當為喪主而日後其兄立後則如之何常時饋奠衆子與長孫婦可以代執而神主旁題將如之何 柳貴三 癸酉

答此問不能分曉既曰長孫之次弟當為喪主又曰衆子與長孫婦可以代執無乃長子長孫各有其弟耶抑

混稱次孫為衆子耶若長子有弟則是應服三年之人
當依曾子問書神主以顯考奉祀旁題不稱孝而只稱
子當依退溪答鄭寒岡祝辭孤子某上加攝祀二字待
異日立後告祠而一並改正之若無衆子而只長孫有
弟當依通典范宣亦見喪服圖式庾蔚之及問解說服祖父重
三年待異日立嫡孫後告祠改正如前儀未知如何蓋
圖式服制令云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無同母弟則衆
長孫承重即封襲傳爵者不以嫡庶長幼雖有嫡子兄
弟皆承重曾孫玄孫亦如之今既無封襲傳爵之舉則
宜無不得遂宗之義但衆子則以應服三年者為父攝
祀衆孫則以應服朞年者為祖持重攝祀似少不同不

敢質言章加愽詢而處之也

答宋尤齋 時烈 書 戊申

舅主婦喪依服問及喪服䟽則不主庶婦依奔喪則亦主庶婦之同宮者但禮記集說奔喪父在父爲主下統言父主之義而不錄本䟽只主同宮之文而朱子答陳明仲及語類一條亦不分適婦庶婦而並言之然則將依集說及朱子說不論同宮異宮而統主婦喪耶抑此兩䟽係是泛論故自不分適庶而旣主其喪則當用本䟽同宮異宮之義耶

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若以已婦題主則其夫若子行虞卒哭之時祝辭不依神

主所題而姑稱亡室或顯妣耶抑雖自主其祭而祝辭則用子代父行之例耶若是舅所當主之喪雖舅方在斬衰中亦無所礙耶

答宋乞齋書 甲寅

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然其疏中有命士異宮者各主私喪之說又小記有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之說未知此亦可行耶人有八仕而與父異宮者遭妻服而嫌不敢自杖今又疑其違禮而欲得崇論追行於發引時亦乞鐫教

答李君輔 世弼 書 壬戌

詢及喪家事益用悲歎蓋以禮經之意言之非夫黨則

雖有親者不能主喪似當如來示李谷城為主矣然則亦當曰亡從弟婦某氏云云耶退溪先生及尤丈皆欲不用亡字未知其果得禮意否也且念谷城既出後宗家則子姪中必有方主生親家祭者其於此喪屬親服制最為親近未知竟無其人耶若其次序先後亦當以主喪者居前祭時則略如祠堂宗子當位伯叔父居右稍前之例可矣如何如何

主婦

荅宋尤齋 時烈 書 癸丑

所謂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及張子東酌犧象西酌罍尊必夫婦親之者乃經禮也今此奉主一節同為男女

之異任旣無主婦可以行之則是實其變者恐當姑安於男攝女事而不當遂安於舅婦共事僭太增悚易服不食

問旣已去冠則着帶可乎餘有服者無去冠之文而今人皆去冠主人以下皆不帶如何 柳貴三庚午

答今人去冠亦東俗也沙溪謂祖父母妻喪則當去冠以此推之朞大功重服循俗去冠或不至大悖耶帶亦似以華盛而去之

問去上服扱上衽上衽謂深衣前衽耶旣去上服何以曰深衣也若祭服公服則非侍病時所着亦何以曰去之乎 同人

答去上服者謂去喪人平日所着華盛之服也扱上衽者謂扱易服時所着白布深衣之衽於小帶間也

問家禮初終易服妻子婦妾皆有去冠之節而餘有服者只去華飾而已無去冠之文齊衰以下皆不去冠耶小斂後去帽施免方始去冠歟時俗則不然有服之親不論服之輕重輒皆去冠於初喪此禮何如網巾或脫或不脫此亦何如 權鍇 癸酉

答初喪不論服之輕重皆去冠者東俗也疑禮問解以所生父母祖父母及妻喪亦不去冠為非然則其餘似不去矣記問喪雞斯只言於親喪雞斯讀為笄纚即內則所謂縰𥨊古之網巾則只有服者之不脫網巾明

矣但生父母喪則亦似脫之耳

問凡所生父母及祖父母與妻喪皆去冠然則網巾亦從而脫耶伯叔父母之喪不當去冠耶 崔瑞吉丙寅

答網巾則古所謂纚也儀禮父母之喪猶不去笄纚則安有以重服而獨去網巾者耶伯叔父母乃是旁期前輩不言者恐或有意

問揷衣前襟於帶云云所謂帶者是何帶耶喪人易服時無去帶之文無乃布深衣上亦有布白帶耶以腰帶之帶看則標題衣服之有色者男子腰帶之類是也云云似非腰帶故敢禀 吳遂昌乙卯

答袺衣之小帶

問爲人後者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若不被髮則奔喪者當着何冠耶云云 柳貴三

答今俗被髮者乃末世之狃習奔喪所着男子則四脚巾云云 詳見奔喪條

問去冠及上服奔喪者四脚巾白袍衫所去者謂此耶云云 同人

答冠及上服以素委貌布深衣而言委貌古冠名也云云 詳見奔喪條

問去冠及上服奔喪有易服之節云云 鄭尚模

答考禮經無就東方去冠之說云云 詳見奔喪條

治棺

問治棺註虗簷 成文憲己酉

答似於棺蓋四邊有剩板謂之虗簷時制然也

問治棺條虗簷高足內外皆用灰漆云云虗高何義而灰漆何據耶 李行恭丙寅

答虗簷似謂天板四方有剩分高足似謂地板設四足云爾灰漆俗謂以骨灰而漆之取其有光云爾未知果否也

問七星板先作木匡如棺底大內施松板又云或用板　片所謂木匡何謂耶翣制亦云以木爲匡如扇而方然則匡似是櫟也七星板用匡之制如

何鄭經所藏備要舊本有七星板四足附灰厚薄之說亦如何（鄭處濟辛未）

答匱則以木四合之制如䙺之四旁是也然後乃施木板於其上備要初本正用此制今以簡便從下一說

問云云（蔡時鶴戊申）

答所詢穏禮此事於古今無所據只緣門人有神主蓮尺度者先生答以今不可動此似相類爲當初苟簡不用七星板似爲孝子終天之痛而春秋傳亦有槃故有闕是以改槃之文然則其與神主蓮尺度者事體似異歟鄙意如此亦不敢自是須更博訪而處焉

問外棺即古所謂槨古人固貴其厚而但終歸腐

爛徒使壙中寬大溫公之教實是至論今欲用二寸餘之厚或是太薄耶尊家則何以為處願聞之 李世龜庚申

答頃年鄙家外棺之制亦用二寸許分數自來先世只從溫公說至今常欲斟酌為之矣適值舊壙變故不得已遵此制

問世皆用槨而或云不用為是蓋不用者備他日之患而人子即今情理似乎不忍雖不用槨只隔太厚則亦得無恔歟 李緫癸丑

答用槨三代聖王之制也至家禮不用又是慮患之意鄙家則自先世從家禮不敢有改

問遺意不用外棺蓋以外先祖沈忠烈公遺命不用外棺於其葬故也葬不用外棺亦甚痛迫未知何以處之外棺雖不敢用欲用隔板亦如何 同升黃鐸

答外棺鄙家亦有先戒近方酌用薄板未知何如也

問家禮註云松脂宜於北方不宜南方云士夫家畿內墓山或用之者遷葬時見之則堅如鐵石此固土地所宜而然耶如無蟻聚之疑則用之無疑而如或有些可虞則用之未知如何決無其疑則用之為當耶其亦嘗試之耶伏望商量示教 同人

答松脂遷墓時多言其光潔如新惟鄙家葬法自來只用石灰世守之又以事力之不逮終不能用不敢有對

也

問喪具君子恥具註中歲制月制謂歲一制月一制耶以一日二日而可為者看之似是一歲一月之所制者而葬喪具似無積歲月難成之物文義當何以看之耶 李彥純戊辰

答通解疏歲制謂棺也時制謂一時可辨衣物難得者也月制謂一月可辨衣物易得者也蓋有不以久生期其親之嫌故但不忌其脩治而已

問禮六七歲兒不言有棺而雖二三歲兒藁埋掩之於情不忍未知如何 尹明相癸酉

答今無堲周之法數歲兒喪或有以小木棺葬者似可

推行

與尹子仁拯書戊申

人之有因事各葬父母或不用外棺者至於其子之身不敢變命各葬夫妻不用槨此則情禮固當至於孫曾以下欲世世守之則恐亦太泥未知此義何如或用槨而稍殺其度為合宜否且家禮以不用槨為是而今人多用之究其利病當以何者為正

襲

問家禮施簀去薦喪禮設床襢簀去席薦與席有異而渾稱何歟崔瑞吉丙申

答薦蒿也席莞席也去薦沐浴以前之事也去席沐

浴以後之事也本無遷稱之弊

問沐浴章施簀去薦下文襲床則曰施薦而此則曰施簀去薦者將爲沐浴以備水漬故耶 鄭尚樸 癸酉

答似然

問襲條喪大記所謂三稱之服通貴賤皆可否 梁慶濟辛未

答喪大記恐當作士喪禮然則自士以上皆可用也但雜記註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此似愈貴則愈多

問襲衣去復衣終云不用否 成文憲己酉

答當置之遺衣中 與復條參考

問陳襲衣則不結云云 梁慶濟辛未

答云云 詳見小斂條

問陳襄章楊註說冒鬠之本章無設冒之文司馬註襲無冒云此恐當世希行而後世不行者耶 成文憲 己酉

答楊氏蓋以古禮補之

問黼王侯之制而今之大夫冒用黼殺恐未合禮意 同人

答喪大記曰大夫玄冒黼殺蓋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品秩不甚相遠今若酌而用之似為得宜

問人之死也襲用深衣幅巾禮也但平日未嘗服而獨於死後用之似未穩便深衣幅巾之外他無

宜用之服耶（李之老 壬子）

答士喪禮襲三稱爵弁服皮弁服褖衣以此推之雖用公服固無所妨第家禮不擧他服而必用深衣者蓋本書儀意非偶然則其在後學有難廢而不用抑何拘於平日服着與否乎

問加幅巾而無用緇冠之文不用緇冠何耶（吳遂昌 乙卯）

答吉凶詳畧禮固不同

問襲時悉去病時衣易以新衣而但未着幅巾深衣及屨乃至飯含然後加幅巾着深衣納屨乃卒襲此何義耶幅巾深衣屨三者俱着易新衣時則

事甚穩便而此待於飯含後必有指義見識昏淺
未能曉得願承明教 羅斗田乙丑
答襲衣禮固有次第又恐飯含之時有所不便以此初易
新衣以襲衣待飯含而後着幅巾深衣履卒襲衣禮意較然
豈可深致其疑耶
問喪禮章侍者卒襲下司馬公註束以絞紟字嚮
及師門之時伏見要解則取置絞束之下疑用以
擧尸也小歛之時亦當布紟以擧尸也而其下揚
氏註但曰大歛有布絞布紟者何也又曰襲有冒
冒之制如直囊則襲衣後殺之逆韜似甚難便且
小歛之時設籍首之疊衣補肩之空處夾脛之卷

衣於冒上者亦恐未知便宜矣既襲而冒則其曰未掩面欲時見其面者亦何謂也 金相啟壬申

答要解絞紟註本出喪大記司馬公引之以見其源而已楊氏雖有大斂有布絞布紟之語其上又有小斂有布絞云云非但但舉其大斂也且襲衣用冒為古禮鏟首補肩夾脛未掩面等節皆合禮初不相同故無掣肘之患也惟殺之逆韜若果直囊則難矣然殺制一邊猶未縫可以手搡而整之至於用冒之後不便於鏟首補肩夾脛未掩面四者亦或備要之病非家禮所知也如何

問家禮襲章無右衽之文備要遷尸其上下註曰衣皆右衽與家禮相異何據而右衽者不忍以其

親爲死而襲平生衣之之義乎若然則小帶似可
結而無結之訓者何歟 權鑽 癸酉
答家禮至小斂始曰左衽不紐襲之右衽可知故
備要云然其義詳在小斂條襲時雖無結紐之文俗禮
亦多行之者矣
問勒帛以袝註劉氏說看則若無深衣帶屨止用
衫勒帛鞋亦可云蓋衫以代深衣勒帛以代帶鞋
以代屨則勒帛乃所以帶於腰者而備要曰所以
束脛至膝恐考之未詳也 鄭尚樸 癸酉
答勒帛裹足出於儀節輯覽說略與來諭相同容俟後
日詳考也

問喪禮備要襲具條勒帛所以束脛至膝者家禮冠禮章亦記此是男子所服之物也女喪不可用乎 權鑌癸酉

答女喪恐不用勒帛

問幅巾充耳深衣大帶握手納履等節必在飯含之後抑有微意耶 梁處濟辛未

答士喪禮先含而後襲家禮先襲而後含故必有卒襲一節不然將無以行含矣

問喪禮陳襲衣條下附註鄭氏論握手處握手用玄止堂後節也○標題曰擧手後節中也云云掌後節按此以掌裡為前掌表為後節中謂腕上指

下掌節中間也云謹按士喪禮設決麗于掔鄭註云掔手後節中也又云此謂右手也古文掔作腕本經記設握結于掔鄭註云掔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賈疏云左手無決又云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匝云云又以一端鉤中指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中其所謂結於掌後節即結于掔之謂也蓋鄭玄所謂手後節掌後節俱所以釋掔字也特互其文耳家禮附註則用本記賈疏文也今引本經註手後節中以釋掔字而别出掌後節以掌表釋後字以腕上指下掌節中間釋節中二字掔與掌後節岐而貳之誠為未安又按醫書靈樞經

曰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
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銅人經曰肘即臂節也肘
下掌上名臂臂下掌上節處曰腕又曰掌後曰腕
韻會曰腕說文本作掔以此參攷則掌後節之為
掔似無可疑未知如何○又按此條附註今褁親
膚云云○標題引疑禮問解曰賈疏曰今褁親膚
今謂子夏記也二字謹按士喪本經記曰設握褁親
膚云云賈疏曰今褁親膚云云問解曰今謂子夏
記也云云盖此所謂記即指本經記也按冠禮本
經記下賈疏曰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鄭註燕
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自爾之

後有記乎又按喪服記子夏爲之作傳不應自造
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時未知定誰所
錄云云以此觀之諸經後記皆是子夏以前所作
也問解以爲子夏記者何所據耶無乃未及細考
而云然耶或是賈疏之外別有所可據耶伏望下
敎○又按此條本註握手云云○喪禮備要設握
手註先以右手置於摟中用一端掩手背以綦繫
繞擊一匝還從上自貫又用一端重掩之以綦繫
由手表向上鉤中指又反以上繞取繫向下與繞
擊者結於掌後節中於左手亦如之云大抵此註
參取士喪記設握裹親膚下左手疏及士喪禮設

握乃連掔下右手疏又添潤若干語使明暢易曉
蓋繞掔一匝止自貫乃士喪記疏也手表向上止
向下乃士喪禮疏也與繞掔者止掌後節中又是
士喪記疏也由手表之上落繞手一匝四字反致
設握之際一端着繫處反揩不能平貼必須収入
此四字也蓋一端重掩向上之繫必繞手一匝然
後始為穩貼故也伏望商量下教如何李世龜癸酉
答要解握手按說今不記當時主意如何似以手後節
掌後節文已各出而又曰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皆似
重複故為此說也然今承示意皆有所據難容異議謹
從至於問解以木經記為出於子夏未詳其意蓋儀禮

士冠禮疏不啻明白而又申見士喪禮疏且無待夫子駁正之論則亦不敢不以爲是也所謂絡繞手一匝四字者每以其制不免於拘掣爲恨若果如此則可謂平正無礙其有補於喪禮大矣孤陋之辜如何可量

問納履止握手以上下體先後而言則納履當在握手之後而如是倒置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握手當在襲深衣結大帶之後故然也

問沐浴條桑木笄男女俱用而世無施者何如 梁處齋辛未

答桑笄家禮所無不用恐不至甚妨

問女喪履用常著彩鞋恐未安頃年處齋喪女弟

襲用新件彩鞋而去其地皮糊紙餙用如何 同人

答似然

問襲條婦人首服用掩可乎 李東耆壬辰

答婦人喪用掩備要已言之矣

問劉註掩掩何物暖帽一說云今之浩然巾然否

成文憲己酉

答掩制見備要襲具暖帽未詳

問備要襲具條曰婦人帶當考而無用不用之決辭何歟蓋婦人平生吉禮古無着帶之文惟於喪服制婦人重帶之節用腰經則恐非所以着帶之義也凶禮獨用重腰之道而吉禮其有不然者乎

且婦人服圖書絞帶下見小歛條云考之無明實
何如請聞其詳 權鑌 癸酉
答婦人帶當考終無歸宿果可疑似以婦人之服儀禮士昏禮有純衣纁袡周禮內司服有王后六服皆不言帶家禮吉凶通用大袖長裙亦不言帶獨士喪禮男子婦人並具經帶故婦人平日所用之帶有難考據故爲此說也自漢以後始有婦人帶制至唐宋朝轉具大帶革帶見文獻通考然終非經禮賢訓則亦似難用耳所示婦人服制絞帶即小歛條所謂首經絞帶男女並用者是也

問凡喪襲時用網巾後因加幅巾是有定禮而想

其平生所服則小帽子必在網巾上襲斂之日似不可闕者而家禮及備要並無許用之文故家人不敢制用其於治喪不能無少慊以黑繒象製小帽子用之何如且備要曰女喪恐當依古用掩而其制大不近俗故時俗不用請得酌古宜今者一制以爲用 同人

答小帽子始於唐時今則人無不用然非禮經所載也況其制不如幅巾之當於冠網巾之當於縰終不可闕者則恐難用也婦人之冠禮家用掩俗禮用女帽之制安有其間可以酌古宜今者耶

問設奠開元禮五品以上如士喪禮設奠之儀 如

何家禮無設燎之節備要有設燭還滅之文而今
俗或明燈達夜又或有葬前長燈者可否　問洪柳貴三 庚午
答士喪禮始死奠脯醢醴酒疏小斂一豆一籩大斂兩
豆兩籩此亦無過一豆一籩而已設燎設燭皆所以明
暗治喪至如長燈之規似是出於釋教平時士夫家例
用之今則亦鮮矣
問備要襲奠圖則左鹽右脯靈座奠圖則左脯右
鹽彼此陳設之不同何歟且凡祭陳設果用偶數
以地產之陰屬而獨於靈座奠圖果用奇數者何
歟　申侑 癸酉
答脯鹽左右果不同大抵左脯右鹽乃象生時之意恐

此爲是其右脯左醢者似是寫誤致然至於果品東俗例用陽數出於五禮儀準禮此亦當從虞時兩大祭減用二器而獨用三器者有未盡正故也

爲位

問主人以下爲位而哭註主人坐於床東奠北禮記奔喪註降自西階即堂下東之位以此觀之家禮爲位於堂上禮記爲位於堂下當從家禮而今俗堂下爲位者亦多將何適從或曰地形便宜從之亦如何 李衎泰丙寅

答家禮主人位次床東奠北者初喪在家之禮也奔喪即堂下東之位者殯後自外至之禮也義自不同擊蒙

要訣曰尸在床而未殯男子位乎尸旁既殯之後女子依前位乎堂上男子則位乎階下此說甚分曉矣

問爲位而哭註曰主人坐於床東奠北丘氏曰自是以後凡爲位而哭者如此儀以此觀之主人之位定在於床東奠北喪禮備要吊者入靈座哭奠圖主人之位在於阼階下士喪註亦曰朝夕之哭當在阼階下此與丘說不同者何也朝奠亦曰主人入就位哭侍者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以此觀之所謂入就之位即床東奠北所謂再拜哭盡哀之所即阼階之下然則魂帛在靈床時則主人以下哭於床東奠北魂帛在

靈座時則主人以下哭於阼階之下耶文後開甲戌

答家禮位次以床東奠北為主故儀節仍之然與儀禮阼階下之位自不同蓋家禮殯于正堂內外東西之位自無所妨今則人家形勢難得如此只依備要說行之恐當

問入就位靈座則南向而男子西向婦人東向何也在堂上則以柩為重猶之可也堂上若狹位於階下則似當男東婦西俱北面而備要云丈夫北上而不言婦人然則哭奠時回西面而拜矣恐似未安且男子位於階下婦人回位於堂上男女異同可乎要解用儀禮位次無礙云此亦西面也如

何婦人位於堂上則當東面而拜耶 柳貴三庚午

答此疑男子西面婦人東面及拜禮固然然儀禮之制如此家禮亦無明言處勢當從之而已今以意推之婦人在堂上者異於男子也男子以北為上者已在階下也惟其男子西面婦人東面而拜極無異至於虞祭以後則位次始大變矣如何如何

問聞喪為位當依備要而設耶或有聞喪望哭者云云 李行秦己巳

答云云 詳見聞喪條

問靈座前 止東上葬前則以尸柩所在為主故男女位次在於靈座之北尸柩之旁而東西相向葬

後則既無尸柩以靈座所在爲主設男女位次在於靈座之前男東女西而北向耶 鄭尚樸癸酉

答然

問儀禮奉尸侇堂在小斂後家禮移入襲後何歟儀禮則爲室中位在襲前云云 李世龜

答云云 詳見小斂條

問主人男女各就位男女位次當在於柩東西而註以立於壙東西爲言柩未下壙之前預位於壙東西者何耶 鄭尚樸癸酉

答柩至將下壙也

問成服後入就位云云 梁慶濟辛未

答云云 詳見成服條

問禮三年內並無階下位而有堂上位則仍於平日祭時亦用此禮未知如何子孫常時既無階下拜禮之事而必用階下位於祭時或不爋於如事存之意耶人家堂上狹隘男女序立難以爲禮此可諉之於無財不可爲悅之道耶 朴緯丙寅

答人家男女在堂上者只是以居常從俗者言若家禮朔望祭盛禮小學柳公綽家法皆有階下之位也

答宋尤齋 時烈 書 丙午

備要成服條引士喪禮曰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向北上栗谷亦引其說曰既殯之後男

子則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以殯所在爲上也朝哭註云位次見上似指門外北上之位然竊詳之朝哭謝賓雖當如此而奠時自有拜禮若引哭位而行禮則其所拜者不在於殯而直當門外之東邊未知此果禮意否歷考諸書無奠時變位之文疑當以此准行而弟又與祭位北向尚左者不同故敢質其義

與宋友齋書 庚戌

朝哭註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所謂位者蓋指爲位而哭條狀東西向位也竊詳家禮奠前則皆用此位如吊時哭出西向及朝祖時男子由右奠時壙東西向之文俱可爲證故儀節曰男位於柩東西向女位於柩

西東向今備要直用儀禮門外西向之位恐非家禮本意但今人家廳堂狹隘勢不得不作階下位次然則依開元禮或陞或降似宜未知如何

答李士重昂新書己未

爲位之儀則奠前婦人位于堂上東面丈夫位于堂下西面至虞祭時主人兄弟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其位皆北向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一如祠堂祭禮序立以此觀之凡遇朔望之祭亦當依此爲之不必追用奠前朝夕哭奠之儀未知如何

飯含

問飯含之二升米世用糯米而未見明文當用何

米耶 吳遂昌乙卯

答士喪禮用稻米其用糯米未知所始也

問飯米雖一升猶強而必用二升何義 梁履濟辛未

答士喪禮稻米四升可當今之一升家禮二升似減於古而其實倍之未詳

問飯含珠玉乃天子諸侯之禮而今國俗士庶皆用之毋乃僭越乎五禮儀許用之亦何所據歟 崔瑞吉丙寅

答五禮儀通用珠之義今不可考蓋下〻物貴而用便也然國家既許通用則在下者亦似無礙矣

問幎巾士喪禮註為飯之遺落米也抹米進飯之

時慮其漸米或落面上耶 梁處濟 辛未

答然

問由足止東面主人位在尸東而今為飯含由足而西東面而舉巾其所以東面者何義無乃東是生養之方故人子不忍死其親而然耶 鄭尚撰 癸酉

答似或然也

問扱米之必用左手者袒左故耶凡袒者動尸舉柩之時為便於事不右而必左者亦何義設令主人兄弟或不預於舉扶之列則無所袒耶 梁處濟 辛未

答用左手便也其必左袒者覲禮疏云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主人兄弟雖不預舉扶之列恐不可廢

靈座魂帛 附靈床

問靈座條束帛之制世無定式何以為之同心結未詳其制如今之鞢每緝如何 梁慶儕辛未

答古者束帛依神家禮改用結絹之制當以此為正第未能詳其制則束之何妨

問置靈座設魂帛註香爐合盞注酒果於卓上按凡祭時設香案自朔望祭禮皆有之獨此條曰設香爐合盞注酒果於卓上云則是爐合並與酒果同設於一卓上而更不別設香案也未知此有別様意思耶或曰初喪荒迷之際祭儀未備故不設香案云此言如何 非但此條為然自此至葬俱不

見設香案之文及至虞祭陳器具饌條始曰設香案於堂中云云然則自初喪至虞以前並無香案可知也竊意虞祭以前亦同是初喪故如此耶抑別有他意耶 金榦壬申

答或者初喪祭儀未備之說恐得之輯覽圖爐合亦與酒果同設矣

問置靈座設魂帛此時設盞注酒果於卓上則宜撤襲奠而必小斂後去之者何也 柳貴三庚午

答設盞注酒果於卓上者盖將進之也然非當進之節故必俟小斂時撤襲奠而行此奠也

問設靈座後奉養之具象生時則成服前用朝夕

上食之禮乎 李東嵩壬戌

答所謂櫛頮奉養之具者非指朝夕上食而言安可用於成服前乎

問置靈座設魂帛則似當以魂帛設於靈座而朝奠註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註又曰奉魂帛入就靈床則靈座靈床亦有異設乎靈座靈床若無異同則奉魂帛出就入就之說亦有疑惑也 黃翊良乙丑

答喪禮有置靈座設魂帛條大斂後又有設靈床于柩東條靈座者設椸置魂帛以下是也靈床者牀帳薦席以下是也此乃二者之分

問設魂帛註云椅上置坐褥褥上置遺衣今人以

竊盛魂帛坐於椅上不設褥及衣恐不可耶梁處濟

答椅上以下即儀節文恐不必準用

問靈床寢具鋪陳欲依奉柩之勢南首則有乖於生時寢卧之勢北首則與奉柩之勢倒置未知何以爲之 文後開甲戌

答靈床寢具恐當依奉柩南首無疑也

問喪禮葬前則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靈床即靈寢之謂也發引後不言者豈不以葬地不遠發引之日仍爲永窆故也孫家自京城啓靷而南歸殯于水原先山下葬前日子尚多靈寢一節似不可泥於家禮引後不言而廢之也但世人或以

家禮爲證而不設者有之趙樂靜亦自遠歸葬而引後廢此一節云孫之今日奉殯之室狹窄難容且有一家尊長已行之規未免闕之如何引後不設靈寢者未知果合於家禮本意也如何 乙卯 朴尙淳

答引後窆之前當仍用靈寢蓋尸柩尙在故也

問靈床所以設寢具象生時者也發引之後依舊設於故處耶抑設於靈駕所止處耶禮文中未有除靈床之文而或有葬後不復設之者此何如 文後問 甲戌

答葬後靈寢世俗皆輟之不設惟朴潛冶知誡家以禮無除靈床之文仍三年行之恐淡太過也

問朝夕奠家禮奉魂帛出就靈座云云 李綖 癸丑

荅魂帛出入時本不用箱盖云云 詳見朝夕奠條

問夕哭時奉魂帛入置靈寢中朝哭後出置靈座云云 仝條

荅云云 詳見朝夕哭條

問魂帛埋於屛處潔地者家禮本註也以丘氏說觀之必須至家埋之之義截然矣孤家自前必以再虞之日就埋於墓後龍尾盖初虞之日日勢已暮未及就埋故也殊失家禮及丘氏本意自今欲埋於家則所謂屛處潔地者指祠堂兩階間耶 家人祠堂未必有兩階則就埋於墓所無妨耶 ○ 朴尚淳 乙卯

答屛處潔地未必爲兩階之間時俗埋魂帛於墓所者
盖倣祧主之例也若非大段難行準禮爲是

問啓墓出柩之後只爲設奠改棺發引之後只設
靈座云云 姜錫朋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問考妣兩位同遷則成殯雖同在一處而虛位則
必當兩設云云 同入

答云云 詳見改葬條

與宋尤齋 時烈 書 庚戌

奉魂帛入就靈牀俗以魂帛安於衾枕之間恐涉煩褻
以當依儀節奉置床上而已未知如何且依在靈座時

橫置耶抑或縱置之耶○嘗聞朴潛冶權晩悔以家禮葬後無撤靈床之文必終三年行之說者又謂三年內朝夕上食亦非事神之道靈床終喪恐無不可此皆未知如何盖靈座本註既曰設盥類奉養之具而至大祥始徹靈座則二家似亦據此第朝奠下註又曰設盥類之具於靈牀側以此觀之靈床本註無乃只是未設靈牀以前事耶然則葬後屢擧靈座而靈牀則終無見處此可爲不設之証第如上食亦無再見處而今人仍行之又似參差並乞明教

魂帛歸家後當埋於屛處潔地第人或借寓於他家者淹速靡定終非所居之處則恐亦深有未安者或待三

虞祭畢往埋墓側未知如何或依魏氏堂說同埋於葬
時否

銘旌

問立銘章五品以下下疑上字之誤也 成文言 己酉

答所疑殊是

問家禮襲後立銘旌書曰某官某公之柩云有官
者則當稱某官無官者及未成人者則何以稱之
乎甲者曰未成人男子則當書秀才某甫之柩而
未成人婦女則當書某貫某女子之柩乙者曰兩
謂某甫指亡者之字則書之亦安云何以則稱號
得宜不違於禮歟 宋奎炳 乙丑

答無官者稱號家禮已有其文如我國所謂生稱幼學死稱學生者亦可見矣惟童子之類無可據竊念未成之人自不無差等若年十五歲以上能知文字有行業者恐當曰秀才某君之柩若十五歲以下無文者或稱某貫某童子之柩亦可云雖非古禮恐義起而無其害故也如何如何

問立銘旌註書曰某官某公之柩按下刻誌石及題主等註皆分別考妣考則稱某官某公妣則稱某封某氏惟銘旌只言書某官某公而不言書某封某氏何耶 金翰壬申

答本文既以三品五品六品為說是以男子主之也其

不別擧某封某氏盖出從簡之意而亦非有所闕耳如何如何

問某公之柩士喪註曰銘旌表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襲後立之尸未在柩則之柩二字無乃虛耶 鄭尚樸癸酉

答恐是要其終而稱之

問小生今陞新資既爲通政階則婦人封帖自是例事而近例外官不得封及婦人云故初喪銘旌不得書封贈而議者多以銘旌㙗窆乃是永終之禮不可援以生人之例一切不書有所未安今改書銘旌未知如何 金洪福辛未

答承示近例外官不得封及婦人云則是不得出夫人帖也旣不受命帖而徑自書旌恐於義不可如何如何

答李士重鼎新書 乙丑

下示職銜書例非所敢知第旣受嘉善之 命而無實職則恐不得已只當以新資而合舊銜蓋難他爲故也曾聞癸亥初廻平府院君以資憲爲吏參頃者李相降拜知中樞府事老職雖非常官之比其以崇品而合卑銜恐無所殊如何如何禮旣無文自可旁推於與制愚見如此唯在博詢而審處之也

答李壽翁世龜書 壬戌

婦人稱號從夫實職之說舊亦疑之恐難一依備要第

令國家竝於堂上官妻別出職帖然後方可通用如何
如何

小斂

問小斂條素委貌何物而鄉名云何 梁處濟辛未

荅漢輿服云委貌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形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然後世所不存丘氏已言之安有鄉名之可言耶但其圖今見輯覽

問環絰下所引雜記疏云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士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皆加環絰所謂委貌素弁之制未曉 同人

荅委貌見上素弁喪服圖式註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

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
爲斧經之斧其體亦然但用素爲之
問小斂條衾士喪禮註緇衾頳裏無紞註紞被識
也何謂也 同人
答紞如今衾上紅識
問小斂之奠設于卓上耶依襲奠別設耶 李東耇 壬戌
答小斂奠恐當設於卓上
問陳襲衣則不綪陳大小斂衣衾則綪綪讀爲䋫
屈也䋫不䋫之中抑有微意耶 梁處濟 辛未
答喪服不綪疏曰以衣裳少從南至北則盡不復䋫屈
然則大小斂以衣裳多而䋫

問頭帬即儀禮所謂布總也下文成服斬衰條婦人布頭帬頭帬則一而男子則用於括髮婦人則用於成服者何耶 鄭尙樸癸酉

答豈亦所謂婦人陰必變故耶

問施簀席褥云襲床去簀斂床施簀何也要解藁曰簀此所謂簀亦藁耶 柳貴三庚午

答簀薪簀也恐亦藁爲之

問或顚或倒顚三顚倒也然則顚與倒一意而今曰或顚或倒者何耶 鄭尙樸癸酉

答一意而互稱者恐無可異

問侍者擧尸男女共扶助之俗所謂行者哭婢亦

在其中耶舉扶之際侍者與婦女在位者滚同未
安侍者之内喪舉尸尤涉不經 梁瀷濟平來
答喪大記奉尸侇于堂注於遷尸主人主婦已下從而
奉之孝敬之心此男女之證也寺者不必皆賤隷容有
近臣室老且其泣哭各異喪事遽急爾不得而避焉者
若其母之喪内御者浴鬠詳見士喪禮
問舒綃疊衣上文陳小歛衣衾中綃則不言而於
此言之者何耶考證曰凡展物謂之舒綃繙也疊
衣衣之疊摺也此言綃及疊衣舒之也或曰綃則
舒之衣則疊之此說亦通未知如何 鄭尙樸慕晴
答綃不先出者或未察舒綃疊衣尋常如或說者不知

答古制有難盡復此蓋先舉重者之意

問襲經乃去何謂也張楨云當小斂用環經至主婦主人憑尸後加首經之時乃去小斂前環經此說何如 同人

答張說是

問小斂環經喪禮大節目也古禮既云貴賤悉得加環經襲經乃去至啓殯并白巾復用之以至卒哭而家禮闕之備要存之抑何義 朴尚濟乙卯

答環經既未及用於初喪則到啓殯恐難追行矣

問儀禮奉尸俠堂在小斂後家禮移人襲後何歟

儀禮則為室中位在襲前而家禮則襲後徙尸牀

于堂始爲位而哭然則其位亦當在堂上與儀禮則俟堂後主人即阼階下位而家禮則俟堂在小斂之前節目既變於儀禮而無即階下位之文亦當待小斂憑尸袒括還遷尸牀于堂中後始即階下位耶 李世龜 癸酉

答禮儀既變勢當移用於小斂之後備要已有其文矣

問乃奠孫卑幼者皆再拜尊丈及主人不拜乎 成文憲 己酉

答尊丈禮固無拜主人則備要已疑之

袒括髮免髽

問問祖父母喪或袒或否 成文憲 庚午

答聞喪成服一依初喪之禮則逐節成袒者爲是

問袒本爲取便於事則袒之擧似當在於遂小斂之前括髮在於遂小斂之後而袒乃與括髮同時何歟 宋遂昌乙卯

答袒以便事故古禮襲斂隨袒隨襲而家禮只於小斂後爲之以至成服蓋出於書儀從簡之意也

問凡喪袒飯含時惟主人左袒含卒襲所袒衣小斂後袒括髮于別室而今俗復後卽袒而左男喪右女喪殊無小斂變服之義須於小斂後係飯含左袒如何 李行秦丙寅

答古禮襲斂之時執事者皆袒事畢則還襲所袒之衣

家禮從簡只一袒於小斂之後以至成服若栗谷所論者非古非今其誤審矣

問免者不冠者服蓋以免代冠而今入巾上亦加免何也 李彥純戊辰

答古者不巾至家禮曰書儀有巾故加免於其上矣

問斬衰者袒括髮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然則於父母皆括髮以麻而此則只於斬衰言括髮者古今沿革不同之故邪 鄭尙樸癸酉

答恐舉重而言

問袒括大註曰男子斬衰者袒括髮而按輯覽陸

氏說則曰士喪註曰主人袒括髮衆主人免于房則括髮一人諸子皆免盖家禮之泛稱男子者毋論嫡衆子皆括免之謂而士喪註主人衆主人云者只嫡子括髮衆子則皆布免之意耶又按小記註曰括髮以麻母死亦然免以布專言為母云云則獨於齊衰既有括髮又加布免者何義耶或括髮以麻為同父喪下堂布免又示與斬衰有別之意耶伏望並賜鐫誨 李德明 癸酉

答士喪記既憑尸主人袒括髮絞帶衆主人布帶註衆主人齊衰以下以此觀之家禮男子云者通指諸子而言陸氏說見喪服小記小註輯覽亂引之恐不可用獨

於齊衰加布總之義要解已詳之來意似亦自是一介不論

問家禮括髮謂麻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帩書儀所論又如此以文勢觀之撮髻之外別有布帩頭帩與免恐頗相似而小記註斂訖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如着幓頭幓頭今人名掠髮語類括髮是束髮爲髻鄭氏謂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着幓頭凡所指不過一串間事而諸說若是不同何歟且所謂布總頭帩掠髮幓頭之異同亦可得聞歟 崔瑞吉丙寅

答古禮爲父母括髮唯母則拜賓以後易以免布至同

五世祖者亦然髽又婦人之免三者皆爲交額遶髻之制鄭氏所論是也家禮則直以麻繩撮髻而已語類所論是也頭須帛即結髻本之物宋時謂之頭須帛周謂之緫幘免宋謂之掠髮漢謂之幓頭也

問頭須帛即儀禮所謂布緫也云云 鄭世樸

荅云云 詳見小歛條

問袒括髮免檀弓主人將奉尸故袒而括髮云已於含飯之時有左袒之文小歛又有袒文則襲後不袒小歛更袒似可知矣大歛無袒文則自小歛袒因至成服似可知矣袒之限節若是分明而時俗率多復後袒以至成服却可疑又無男女喪左

右袒之文而時俗以爲男左女右從其喪變左右尤未可知家禮雖無或有著見處否 成文憲 巳酉

答禮動尸舉柩皆袒而家禮從簡只於小歛後袒以至成服而無變若飯含之袒只以主人言非通於五服也所喻復後袒及分男女左右者皆末俗無稽之說何必深論

問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者何義耶 李彥純 戊辰

答露肉袒衣則肉袒之體也冠則至尊不爲露肉袒衣而以免代之恐其意如此

問括髮條大註曰括髮謂麻繩撮髻又按輯覽所引朱子說則只云括髮束髮爲髻而無麻繩二字

此則言或有詳略而然耶盖毋論兩說詳略同異皆與小記自項向前交於額上之說不同則抑古制如小記而至朱子有所改定而然耶又按丘儀說免以麁布為巾呂氏說又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處卷幘之制又未知比巾如何而亦似與免制有異括免諸說如是各出皆可疑李德明父問

答括髮一節家禮與古禮異者要解已以曰書儀為言盖以喪服圖式為證非空言也抑嘗思之古人笄縰而不被髮故只以麻繩括髮如免之制而已今人既已被髮無髻則勢須以撮髻為重恐其不用自項交額之制若曰此而然也丘呂諸說自是一時所見正不必究極

其制度矣

問括髮後則即當斂髮今俗有至大斂束髮臺之者如何括髮必斂髮如常時耶 李東耆壬戌

答括髮本註曰謂麻繩撮髻則今俗所爲甚非也

問幓頭之制未詳 梁慶濟辛未

答朱子曰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却遶髻也

問要觧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註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免布獨於母喪何也布頭幘則獨言於斬衰何歟 柳貴三庚午

答喪服註父喪小斂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

踊毋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布頭幘則本非獨為斬衰而言

問齊衰以下袒免云云此所謂齊似指朞以下言之也然則為母袒免括髮家禮不别言之布頭幘獨於斬衰免布獨於齊衰家禮不别言之者何歟又按括髮之制自項而前繞於額上一如免布之制然則括麻免布似無並施之理如何 同人

答齊衰指齊衰三年以下而言蓋齊衰三年者初雖括髮以麻而小斂後已去之故立文如此也然則括麻免布之不同施又可知也

問具括髮大註免裂布或縫絹絹是繒帛之類則

爲喪飾亦如何 李德明 癸酉

答中國視繒絹如我 國之綿布其或不能準禮用布則往往有如此者矣

問斬衰之不用免何義 梁慶濟 辛未

答禮記註云盖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其斬衰不用免者以此故也

問惟主人不冠 咸文憲 己酉

答溫公之意言惟主人不冠其餘皆着巾加免以釋免之義也古者主人斬衰以麻括髮齊衰小斂訖以麻括髮拜賓後更着布免而溫公不舉括髮一節着盖以免

為之非曰以免為冠也

問婦人髽于別室註呂氏曰質略少變之文未曉其指 梁處濟辛未

答婦人質樸簡略而少變除故先男子髽帶麻云爾

問婦人髽何以為之耶 李行秦丙寅

答髽云者謂婦人之髻也吾東方平日無婦人作髻之事雖當喪只依俗斂髮而已

問袒括髮條大註男子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于別室云而婦人則只曰髽于別室無某親所限亦似欠詳如何 李德明癸酉

答婦人之禮視男子加略其義然也況有出嫁降服之

節則恐當只以有服者限之耳

問小斂時主人兄弟白巾環絰括髮時絞帶遷尸後首絰腰絰散垂齊衰以下着巾加免婦人首絰腰絰之文家禮并略之何也大抵初終既被髮而括髮在於小斂後則此時宜無着巾一節而如是云云何也備要援引古禮如是煩擾恐不可一一遵從則當以家禮為正而古今之間亦似太簡莫適所從以何為正○家禮飯含時云主人袒又云襲所袒衣小斂後則齊斬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不言襲所袒衣至大斂并皆闕之何也與備要詳略不同之義亦可得聞歟 崔瑞吉丙寅

答家禮酌古今從簡便備要做遺命復古制意各有主
以上二條皆備要與家禮不同處今人固當以家禮為
主如其節目中不可不追正處已多具載於楊氏之說
恐當以此參商準行也至如備要諸條曲折雖繁若是
不悖於家禮大節者亦可添補而無妨矣如何如何

問家禮小斂條只有袒括髮一節而至奔喪條并
變服如大小斂云云者何也凡奔喪者於殯東西
向坐哭袒括髮成踊又哭袒括髮成踊三哭袒括
髮成踊此則備要所論與家禮若是不侔何也如
此之數尤似可疑願聞的確之論 同人

答陳氏曰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

而來故卽括髮而袒衣也以此觀之於又哭於三哭亦
不過曰此爲節耳然則家禮之所謂直變服雖與備要
所引古禮不同其實一體也

問聞喪章變服如大小斂小斂固有括髮免髽之
節大斂則元無變服之事云云 鄭尚樸 癸酉

答云云 詳見聞喪條

問聞喪條奔喪曰聞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後聞
免袒云云 梁濩濟 辛未

答云云 詳見聞喪條

答宋兌齋 時烈 書 丙午

凡禮袒者爲將事也事訖還襲家禮一袒於遷尸之際

又無還襲之文以至成服殊似闕略則備要大小斂等
節目一依古經者恐無不可曾見所答具時經書意欲
反從家禮為是然則襲斂之時左袒將事之義闕矣未
知如何

與或人書 戊辰

所教古禮啓殯有環絰袒免散帶垂之制今若行此恐
駭俗且俱是一節而只散帶垂似為無義云還考通解
環絰士喪及喪服變除皆未有至啓還用之文似是記
得不詳但崔氏變除葬時大夫素弁士素委貌并加環
絰亦非定制袒免果有其節而溫公曰自啓殯至卒哭
日數甚多若使五服之親皆不冠而袒免恐其驚俗故

但各服其服而已實是通論散帶本與免為一節尊夫所云似然然彼則以驚俗既有先儒損益之義此別無如彼見駭而又不可全沒示變之意備要引士喪禮只以散帶垂添載者恐出於此矣

南溪先生禮說卷之四